

前 夢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再版

版權
所有

著者 葉鼎洛

發行所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前夢全一冊

實價二角半

戲劇

三個叛逆的女性

郭沫若著

實價六角

一陣狂風

楊蔭深著

實價三角半

沉悶的戲劇

向培良著

實價三角

盤石和浦章

楊蔭深著

實價三角

三民鑑

陳毅夫著

印刷中

詩歌

雪萊的情詩

劉大杰譯

實價二角五分

聖母像前

王獨清著

實價六角

天堂與五月

邵洵美著

實價五角

裝飾集

夏萊蒂譯

實價三角五分

海夜歌聲

柯仲平作

印刷中

候

孟超作

印刷中

小說一

迷宮

滕固著

實價七角半

夢裏的微笑

周全平著

實價七角半

勝利的戀歌

李傑三譯

實價三角

悵惘

馮都良著

實價三角半

死灰

沈松泉著

實價三角半

霧

黎錦明著

實價七角

我離開十字街頭

向培良著

實價二角

小說二

主婦

白萊譯

實價八角

女媧氏之遺孽

葉靈鳳作

實價四角半

苦笑

周全平作

實價四角半

白葉日記

葉靈鳳著

實價四角半

監獄

王任叔著

實價三角

白夜

向培良著

印刷中

前輩先生

葉小鳳著

印刷中

玫瑰殘了

羅西著

印刷中

目次

- 一 離家
- 二 宿舍
- 三 小樓上的面孔
- 四 小糖店
- 五 龍華
- 六 好友O君
- 七 俠義的鄉情
- 八 紫藤花下
- 九 酒樓上的活劇
- 十 耕牛和大手

十一 糟坊

十二 黃浦江送別

十三 房東房客の團結力

十四 F公園

一 離家

你們願意知道我的姓名嗎？說出來也辱沒煞人，告訴不得你們的；總之因為我的外表輕佻不過，別人都叫我流氓的，這兩個不祥的字雖然有些刺耳，可是我已經受慣了，他們也叫慣了，你們也就不妨叫我流氓罷。

請想罷，不幸的我，生來就戴着這副「流氓」的面孔，這般瘦小的身材，平時又是有說有笑的，在一般不知道我底細的人看起來，當然是個樂天派，家裏的景况也一定很可以的。而我若遇到說正經話，做正經事的時候，卻又萎靡不振，遇到客氣一點的人，又不會想法子去和他們周旋，這更可以使人相信我的性情傲慢，是一種無求於人的脾氣，我既有了這幾種特長，我的生活的路途，不消說是愈走愈窄了！

可是在我却也不願意我自己永遠成了這種庸材，我也很知道這種脾氣實在不合時宜，總想把牠改過來，有時頭腦清白，或者受了一點刺激，常常發很自責道：

「你生在這個世界上就免不了和別人奮鬥，年紀已經有二十來歲了，再不要小孩子脾氣，應當學一點人情世故的道理，已往不論，從此後應當改過自新……」

這些都是許多做父母的拿來教訓小孩子的話，一片處世的大道理，我何嘗不知道，就到現在，我還是照樣自己警戒自己，怕有幾千幾萬遍了。

我生在距今二十幾年前的一個夏天。在小時候，我的母親常常指着我說道：「你是苦命，你是一條耕牛，你一下地就很命哭着的，你命中注定，要苦一世的了！」這幾句話真斷定了我一生的命運，給了我多少的胆餒心寒，我就沿着這一條胆餒心寒的路討日子過，唉！假使我真是一條耕牛，我也甘心，可惜我連那耕牛的幸福也盼不到，簡直是一匹垂死的駱駝，負着一肩愁担，在荒涼的沙漠裏面延命罷了！

在從前，我童年時代的歷史，雖說不十分順當，可是沒有什麼，
樣一般，平平淡淡過去，直到一千九百十九年的新春，這

那是我的求學時代宣告結束的時期，開始

恐慌的等候我的來日一天一天急迫起來。

元宵節的後幾天，我費足了全盤的籌策，鼓盪着全部的勇力，把我從小積下的一切個人產業，全裝進舊網籃舊箱子裏去。那些東西——書籍，衣服，用具……我全把牠們當做人一樣看待，引起我們二十年來患難相交的感情，我在心裏極其誠摯的說道：『我們此後格外要親愛團結起來，我們此後要相依爲命了！』

最後一天，正是薄霜敲牕，曉寒澈骨的時候，我就起了身，先到後園去告別一番。那時朝陽初上，凍雪未融，衰草枯槎，雖已略帶臘盡春回的意味，而那頹壁殘垣，猶是凋零肅殺的神情，牆根頭亂磚破瓦上幾隻小麻雀正在吱吱喳喳尋食料，見我一來，蓬的一聲飛了開去。再回頭看看那一座從老祖宗手裏留下來的老屋，那蒼然的古物，裝着一片長者的慈愛來對着我，我的心裏就起了一陣悽惻，猶如對着前朝的古蹟一樣地傷情，反復鼓勵我自己重整家園，重整家園……從屋裏又出來一匹老花狗，唔唔地貼到我的腳跟前，一種惜別的樣子，我心裏不由得湧動了無限的傷心，向他們洒淚道：『我是非常之想使你們得有一天榮耀

的，等着罷，只要你們不使我失望，我也決不使你們失望！」

最後，我又看見了母親的，妹妹的悲涼的眼睛，我忍住着，跟了我的伙伴——箱子網籃上輪船去。

自從我到外面求學以來，那隻輪船已經載過我幾十遍，那兩岸的景物，也被我賞識了幾十遍，在以前看了總是非常愉悅，這一次却大不相同，總覺得蕭瑟，總覺得悲涼，當我從心望出去，那些山崗，樹木，村舍，河岸……都很莊重地在那裏告訴我：『你的未來中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榮歸故里，一條是墮落他鄉，這兩條路由你自己選擇，由你自己努力。』這樣一程一程過去，都在這樣情形中，他們告了別。

從我的家鄉到上海去，一定還要經過W地方這地方雖然不過祇隔着八十里路，冬潮水淺，官塘已清淺見底，必須繞道而行，加之那垂朽的輪船又老牛一般遲慢，又給了我多少的心焦，盼到W地方的時候，已經有三夏天氣了。

命運的路真是狹窄得很，那時可變的交忽然下起雨來，從歷來的經驗上看，凡是遇到

我出門，沒有一次不是下雪下雨的天氣，所以我的皮靴雨傘，總常常放在身邊，一般朋友也總藉此取笑我說是「風調雨順」的吉兆的；偏偏今天難得湊巧，動身時確是一個皎皎的晴天，皮靴雨傘已經收放在網籃裏了，我也藉此占卜未來的幸運的，不想竟平空來了一盤兇卦！我悶坐在牕裏，望着兩岸的在雨絲中發慘淡之光的深夜的電燈，我心裏隱隱感到前途之失望，而第一層目前的恐慌，想起在這個狂風暴雨的晚上，一個人拖着這幾件笨重的行李，又難逃那黃包車夫的竹槓了。

輪船靠岸的時候，雨格外大了。近旁許多船篷上，發出很響的撒豆般聲音，岸上的人和船裏的人擾亂成一片，許多車夫腳夫就在這擾亂中把我擠上了碼頭。我算算經濟，只好連夜趕到火車站去。更想節省幾個銅板，連車子也不坐，在風雨中跟着裝行李的車子走。

這樣跑到火車站，我已經喘不過氣來了，頭髮裏已經被冷雨淋得發癢了。但是車站上蕭條得很，慘綠的煤氣燈光底下，除掉幾個無家可歸的乞丐在此躲避風雨外，只有一個警官縮着頭，拖着把指揮刀在那裏叮叮噹噹走來走去。當時十一點鐘的夜班車已經過去，特

別快車要三點多鐘才得到站，我只好且把行李安置一下，走到待車室裏去。

幸而和我一樣住不起旅館的人還不少，我進去的時候，裏面四圍長椅子上已經坐滿了人，還有幾個江北客人，把鋪蓋攤開，睡在地上。我看看這些朋友，都和我一樣槓起肩胛帶着一副瑟縮的神情，起了一片同情心，揀一個位置，坐了下去。

也許是車站上爲節省電火起見，那一盞本來祇有十五枝光的小電燈，忽然熄滅了，於是那屋子裏格外幽冷，在角落裏講話的太太們的聲音，因而隨時停止，地上睡着的打鼾的聲音也聽得見了。外面北風正在號哭，如有孤魂怨鬼的喊聲夾在裏頭，急雨怒打牆上的玻璃，楞楞震動，從牕心望出去，遠處幾盞高門樓上的電燈，浮在幻黑的天際，淒涼得像幾點熒火。我的腳在來的時候已經被雨水浸濕了，此時就覺得凍得作痛，小腿也有些作酸，在這陰森的空間中，我祇有把袖交叉起來，藉此求暖和一點。

這一個寒冽的長夜真不容易過去呀！在火車未來之前，我幾次到外面去看看時鐘，又幾次在車站的邊圍找一個消遣的地方，但是刺骨的寒風，還有那警官的兇惡的眼光，絕

不容我在外面多停一刻，結果總是回到待車室裏去。聽着許多客人都發出極安靜的呼聲，而我呢，祇在黑暗中睜起焦急的眼睛，腦袋裏灼熱得鄭重起來。

忽然露了一絲燈光，三四個巡警提着一盞提燈進來，他們的眼光帶着幾分惡意向周圍射了一回，見了躺在地上的韋北人，就一聲吆喝，用靴尖踢他起來——不幸啊！可憐的貧弱者——但是我的氣量太小了，那幾位隨遇而安的江北客人，光明磊落的勞動者，他們竟絕不計較這些事，也不過在喉嚨口咽了一口吐沫，擦擦眼睛坐了起來。

外面的鐘聲響了一次，客人們全都擁了出去，由城裏又來了不少的人，一時那賣票處就吵鬧起來。W地方是滬甯路綫旁第一個商業繁盛的地方，本來有小上海的名稱的，所以也有不少架着大眼鏡，戴頂銅盆帽的富商和紳士，也有不少肺癆病似的妓女。這時就有無數的鮮明衣服在燈光底下耀眼，地上也堆積下不少的白銅閃閃的箱子及罐頭食品等。而我呢，我只注意着我的一隻舊箱子，一隻舊網籃，極其抱愧的在他們中間穿來穿去。

那洪亮的銅鐘又響了一次，悄然的長空裏一聲怪吼，月台上的鐵門轟然響了一響，許

多人的腦殼怒潮似的洶湧起來，我就身不由己被擠進了一個車箱。

車箱裏的四排長椅子，已經被從南京下來的上江客人佔住了，那些人都把身體橫躺着，那地方更不經濟。我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找了半天，才發見一個兵士的身旁尚有一絲空隙可以容插人。我只得大着胆子過去，含笑地叫了一聲『對不起』。小小心心坐下去。那強大的兵士，在我眼睛裏真像一位英雄，我朝他說話的時候，絕不敢怎樣隨便，然而他却是很良善，他全不經意，只把眼睛朝我白了一白，把個偉大的軀體移鬆一點，我真感恩極了，可笑這個胆小的我，各處地方都見了鬼。

火車經過C城，旁邊那位兵士下去了，我的骨骼驟然一鬆，也和許多上江客人一樣，倒了下去。

二 宿舍

因為節省經濟的原故，在去年和許多同學分手時，大家約好說不再住學校裏的寄宿

舍，另外在外面租一些便宜的房子。這件事歸工君先在上海接洽，再分頭通知大家。我在家裏的時候已經知道了這個地址，並且幾次三番想起這種生活應該怎樣的熱睦有趣，這個學期裏怎樣可以得到一些小小幸福，所以當我下了車站時，我就很高興的喊車子，又很高興的把那個地址告訴車夫。

果然！這種使我樂以忘憂的情形，決不能把他忘記的。知心到如此的朋友們，也真是彼此一刻不會忘記的，雖然相遠只不過一個寒假，卻也像遠別重逢一樣。我的車子到一個地方停下來，我就急急飛跑上樓喊起來，在我喊聲裏邊，他們也就從裏頭大喊着跳出來了。我們握手的時候，大家用一種埋怨的語氣來寒暄，大家彼此在肩膀上用力的拍了幾下，這種的友情，真是超過家庭以外的一種深愛的趣味了！

當天，我想早些在這個最近營居的地方發見些趣味，我就在房子裏走動起來，門口頭去站一站，總跟前去靠一會，樓梯上去往返走了幾遍，又到房子外面去張望張望，總之我要使我自己滿意於這個新地方。

在此處，我又要預早告訴你們，我是頂喜歡吃酒的。不想我第一天到這裏就吃到了酒，這件事最令我感到快樂，也最令我忘懷憂愁。那一位身材修偉的L君，很殷勤地拍着我的肩膀說：「老朋友！我來替你接風啊，我從家裏帶來一條燻腿，一對白雞，等着你好久了，今天我們去買些酒來吧。」啊！這幾句話，最入耳了，請想我當時應該怎樣在面孔上露出欣悅的神情說：「多謝！多謝！」呢，然而我又應該感傷了，因為我素來就不會做這種餽送一類的事，我的家裏也決不容我帶出這些東西來的，不過在當時，L君如此盛情，況且在我看見了酒，就決不肯放過身的，並且在吃酒時更能夠增加我們的談笑的興致，在那情形中這件事似乎不可少，所以我們都很高興地坐下去了。

那晚上大家都在燈光底下吃得面孔紅燦燦，嘴唇邊橫飛直濺地談笑一會，直等我覺得頭顱裏沈重起來，我才去整理床鋪。

上一個禮拜，那房子裏已經住滿了人，於我最關心的，住在C城的S君也來了，當他一轉子在深夜裏來時，我第一個在夢中聽見了他的聲音，第一個下樓去和他握手，又替

他抬行李，開銷車夫，我真的表現出兩種親兄弟一般的和愛來。

S君啊！他的性格，他的境遇完全和我一樣的，這個極有趣而又極純正的人，他在寒假裏給我一封信說『那一天凍雲，正在弔我們的失意！我讀著竟爲他洒了幾點淚，從此我們的友情就在中間撮合成功……直到現在，我們分了手，每逢到回憶往事的時候，心中還覺得很悵鬱，很悽愴的。』

不過S君和我比較起來，的確有處完全不全的地方：因爲我雖然愛吃酒食，而所吃實在不傷我的脾胃，而S君卻每一次多吃了東西就要害病，而害了病格外要吃東西。我是一個細狹玲瓏的「滑頭」相貌，而S君卻具着一個政客的面孔而性情却特別天真。S君已經有了妻子，因而神氣也像一個老資格，而我則除隻身之外，別無牽掛，態度也完全是一個血氣未定的童男子。關於這幾點，確是我們中間大不相同的地方。然而這有什麼妨礙呢，我們的友情還是自始至終的，啊！一同在困苦中過來的朋友，怎的不在人的心頭留下極深的紀念呢！

在上海地方，凡是願意出租給學生住的房子，決不是好房子，這也正同凡是學生決不能住好房子一樣的道理。我們初進來的時候，這房子陳舊不堪，天花板被煤煙燻得斑斑點點，牆壁上已經畫滿着前人的遺跡，地板上也浮起了一層油皮似的東西，牆上的油漆是駭落將盡了，整個房子顯得晦氣的樣子。現在我們來了一個齊全，卻就得了主意，一番協商，一番改造，竟把他中興起來了。不上幾天，請你們想想看，牆壁已經白起來，玻璃牖上居然塗上了綠油，玻璃也是有顏色的，沿着牆却佈置些畫品花紙之類……這些都是我們分工合作的結果，於是就把舊面目改得嶄然一新，雖然十幾張床鋪排擠得像下等小旅館一樣，却總是很團結而有趣味的。

我們這個宿舍倒實在是一個好地方，正當租界和華界交接的地方，既不過於繁雜，又不過於清冷。位置也極佔優，正在一條小弄的口頭，兩邊都有牖戶，弄的裏面是一帶民房，常常有一般頑皮小孩子在那裏號跳着，弄的外面卻是一條可達某女校的馬路，以此一天幾次總有些風致娟娟的女學生經過。在我們進出的時候，都可以遇見一個或者兩個，這裏面

雖然沒有什麼野心之可起，然於我們却是無上的快意了。而且這個地方的空氣也極流通，又是坐西朝東的房子，所以早晨就裝滿了一房的太陽，傍晚的時候卻又可以看出見一天落照。

請你們記着罷，我們這裏一共十一個人，十一個星宿，地煞星一樣的，不久就有許多事業做出來了。

在起初，這團體裏也曾約法三章，什麼時候睡，什麼時候起身，什麼時候熄火，如何上課等等……但不久就放肆起來了。因為這種羣居生活，很難得到秩序，假若有一個人犯了規章，其餘的也就不甘自薄，這一個人壞一點，那一個人又壞一點，再一個人更壞一點，於是不要到三個禮拜，那從前自己訂的規則就全然廢除了。這時候樓上的空氣驟然一變，胡琴聲音也有了，香煙的臭味也有了，水也潑起來了，東西也雜亂起來了……

這般不知憂患的少爺們啊！每天除開上幾點鐘課以外，一個一個瘋瘋癲癲，蜂擁到宿舍裏，圍着宿舍的對面有一引糖酒雜貨店，買些酒食，又是便利不過，更可憐那一位倒霉的

糟鼻子老板，真的把他們當做大小爺看待——在上海地方賒賬何等難呢——竟肯掛賬給他們，於是十一張嘴吧裏就永遠沒有閑空的日子。那一個雇來的工人——掣他們三塊錢一月的茶房來大，整天整夜忙着的，也是這些事。到晚間，又擁進了那些電影場，遊藝場去，要等各人的眼睛，耳朵感到十分疲勞，才肯回來。這時候的樓上，在左右鄰舍已經沒有人了的時候，他們却在幾盞燈光底下，『今天的影戲片子怎麼樣？』『劉鴻聲的嗓子何如？』『大世界的野雞多極了！』的談起來了。供給他們半夜餐的呢，是對門糖果店的老板；在樓下招呼門的呢，是那位睡眼婆婆的茶房來大。

然而這還算是安靜的，到後來更有興頭了。請想啊，這裏面人才如此之多，又不單是一處地方的人，有江蘇的，有浙江的，有四川的，有山東的……這樣五方雜處，三教九流，種種奇形怪狀的事就出來了。文靜些的人呢，梨花大鼓，紹興灘簧……武威些的人呢，就關公走麥城，三本鐵公雞……了。香煙醇酒的氣息，和狂呼怪叫的聲音充滿了全房間，樓板，天花板整日整夜震動。甚而至於，啊啊！罷了，罷了，露台上也堆積着大便，而小便卻在鉛水桶裏澎湃起

來了。這些事固然把茶房來大累得要死，再不想更殃及住在樓下的房東。

苦得很！樓下的一對揚州夫婦，靠裱糊爲業的房東，三番五次戰戰兢兢，哭喪着臉上來哀告說：

「先生們安靜些罷，房子快會倒了！」

「可憐些兒罷，小孩子不能夠睡覺，慈悲的先生們！」

可是有什麼用處，你一個裱糊匠，那裏可以和這許多大少爺抵敵！我們值得來齒你嗎？一次，兩次，三次，四次，憑你房東親自也用苦肉計，或者竟使他的妻子來行美人計，他們面孔上的肌肉顫動時，我們總是全不關心，全無表情的神氣來對他。可憐！他走上來看了一回千奇百怪的臉，也只好忍氣吞聲的走下去了！

最不幸的是我，不知怎樣的，糊塗了心，忘記了憂愁，也夾在裏面冒充大少爺，而且最出力，第一個承認這種生活是對的，真不要臉，我時常把我的主義宣傳出來道：

「規則最容易陷人於乏味之境，假使我們要依了上課下課的鐘聲求我們的藝術時，

那就無異於工廠裏的機器每天要出多少匹布一樣，那我們如何能夠在我們肥沃的心田裏產生出我們所希望的果實來？何況藝術家之所以不和常人相同的原故，也就在這種怪僻的地方。我們不幸像安在這種墳墓一樣的人世中間，常常立在和我們處反對方向的人們中間，我們應該另開一條鮮活的清泉，另找一些自安的生活方法：

：：：
L

可笑！這種好像有根據又好像沒有根據的話，我當時自己也不知道從那裏杜撰出來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從自己心裏發出來的。更可恥，把個大帽子戴在頭上，自以為是藝術家，並且以為非這樣就不足以成藝術家，啊！真不幸！自己昏了頭，還利用藝術來解釋自己的錯處，正同教士利用教條來哄嚇鄉愚，資本家用金錢去殺人，極其卑污的人却把人格做護身符，教育家利用教育來穩固自己的地盤一樣的可恥可惡！

三 小樓上的面孔

這樣毫不擔心的日子，最容易忘記歲月，一天一天過去，我們的身上都已換了夾衣，厚棉被也放到箱子裏去了。早晨起來，就有一聲兩聲很嬌嫩的女子的賣花聲音，從溫軟的微風送進人的耳朵，牕子外面射進來的太陽也帶着極多暖意。在人烟輻湊的塵市裏，雖然看不見鮮妍的花草，聽不見清脆的鳥歌，而空氣裏總是佈滿着醉人的氣息，許多人都知道春天來了。

這時候，就是追逐於名利場中的人，也至少要比平時惰怠一點，何況這般朋友而又適當青春嬌愛的時候，所以日來的我們，就不大想去上課，同時這宿舍裏也就把那些京腔，小曲，一變而為詠詩，飲酒，一番雅人深致了。

那條弄的底裏，有一所小小的洋襪廠，有十來個浦東女工，時當夕陽將下，他們都提着小籃走了出來。那種毫無點綴由他蓬鬆着的頭髮，和又樸實又清潔的衣服，卻另外有一派

村美人的風韻帶在她們身上，還有幾個住在弄裏的民家女子，這時候因為天氣和暖，再不願蟄伏在悶憂憂的房子裏，也就不時抱着她們的弟弟子妹小孩子們，跑出弄口來頑笑，那又是一派輕佻的上海風的態度與談笑，實在沁人心肺不過。於是關於以上的兩樣物色，又作成了這般朋友們的唯一消遣品了。

異想天開！把這宿舍的周圍的一概的事物，竟編作幾幕戲劇，十幾個人合做了劇中人，又硬在她們裏面選幾名出來參當角色，什麼白衣女郎，什麼紅 face，什麼黑衣書生，巨擘俠客……都是戲劇裏面的人物，並且表現得淋漓盡致的。又把她們當作詩材，吟咏了許多的詩詞歌曲，清麗婉轉極了。但是真冤枉！在她們何曾曉得這些事，再想不到她們平常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爲着這十來位多情的藝術家忙碌着。

幸運極了！忽然又在近旁發見了一票奇貨：在我們樓的對面，在兩條弄的中間，還有一間小小的樓房。當那白色的牖帘推開，就看見一個白淨而肥嫩像芙蓉花一樣的面孔湧現出來。她有意無意的把秋波送過來，不能不叫這邊樓上的青年們的心都一個一個私下跳

躍。有時候，她飛跑到樓下，提高了嬌聲和小孩子們爭吵，不是故意要使人家聽見嗎？這時候，七八個腦殼全時伸出牕外去。她覺得了，她的一對很能勾引人的俏眼，立時，在覆在額上的一縷黑髮裏很迅速地向上面一瞷，又迅速地收了下去，隨後把頭一側，腰一扭，好像很害羞地跑了進去。

當時這宿舍裏就熱吵起來了，像夏天的空間猛然來了一陣驟雨，大笑，叫喊，拍手，嘴裏吹哨子……

那一位很能吃酒而面孔愈吃愈白的，時常把絲裏子的帽子翻過來頂在頭上，唱紹興灘簧的W君，揚起着眉毛大叫道：

「咦！好好一枝花呀！」

「她就是某女校的學生，有些神經病的……」

K君說着，他是這裏頭比較年輕，比較漂亮的一個。接着那位虎背熊腰，平時很講究尚武，操練「八段錦」的M君，迷齊了眼睛說道：

「呃——這倒，請你們想一想，像什麼人……是不是像薛寶釵？」

「不對，不對，那裏，薛寶釵是又沉默又精細的……史湘雲！史湘雲！」

E君說的時候，嘴裏銜着一根旱煙咀——這也是節省經濟的辦法——顯出少年老成的樣子，他在平時要比較沉靜一點，現在之所以不贊成M君的薛寶釵者，因為他的書桌上正豎起兩厚冊洋裝全面的紅樓夢。

「喂，喂，她既然是我們的高鄰，應當來往來往呀……」

T君很風流地大笑。

「女子是靠不住的，尤其是上海女子，你們這般豬頭三，弗要撒謊污罷。」

U君是四川產，但是愛說上海話，因為他是老上海，這幾句話就頗足以表示他是老資格，然而他每逢出門，總要在面孔上搽一點粉的。

「……………」

「……………」

還有許多高談闊論。

當時的我呢，當然對於這種事也少不了有不少的提議的，可是因為正在解決經濟問題，所以對於那個「婦女問題」也就不能參加意見了。

但是表面上是如此，實在裏面卻極關心，請看那天上午的一幕悲劇吧：

說起來也煞費苦心！這種羣居的生活，雖然中間有不少的樂趣，而遇到某種事情，卻實在不大方便，所以你假使要做一點秘密事，就不得不先下一番計較，可憐的我在當初確是這種情形。

幾天以內，我的心總不肯安安靜靜坐在我的胸膛裏，時常要繞着那對面的小樓巡遊一番，這病態頗使我難堪，所以我當天上午，決計想犧牲三點鐘的課業，來這樓上做一點事。然而我的自私心迫着我，又怕那般朋友生了疑心，所以喫過早飯後就趕先裝出一種平時去上課而格外正經的神氣出了門，卻並不到學校裏去，卻去附近一帶地方緩緩地兜上幾個圈子，預算那一般朋友已經走完，茶房來大也可以到樓下去了，卻重新溜了回來。

我虛心得什麼似的，輕輕地走上樓，向各處看了一回，就到那正對着那座小樓的一個廳洞口去，因為呆立在那裏也不好，又去擊了一本書坐了下來，裝做看書的樣子。

我一時低下頭，很像注意書，一時又抬起來，兩隻不正經的眼睛，醜態很胆小的，很貪婪的，朝對面溜過去。

真幸運！那時候弄裏靜得沒有一些人聲，空氣非常安息，那小樓裏吸足着一房濃艷的朝陽，溫溫的坐着光華煥發的她在那裏刺繡，那兩隻粉粧玉琢的手臂，一上一下忙碌着。

過了一會，她忽然慢慢地把面孔偏過來，在燦爛的陽光裏，修長的眉毛底下閃動着秀媚的嬌眼，紅艷的嘴唇裏面露出一列珍珠的牙齒，忽然又很快的伏了下去，耳朵根上一些兒紅起來，我只覺得昏了一陣，自己知道耳朵根上也陪她發起燒來，只好把頭伏下去。

等我的頭抬起來時，那扇廳戶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竟關了起來，剩下的祇有那白色的廳窻，在我的眼睛焦灼處輓動，隱隱聽得裏邊樓梯上起了腳步聲。這失望中我忽然聰明到了絕頂，我說道：

「她要出門去了！她要出門去了！」

於是我自信得了一個更好的機會，發狂般兩條戰動的腿，抬起了身體，神魂不定的急急忙忙跑下樓去，到那弄口去等候着。那是一條必由之路，她要出門去，是非走那裏不可的。這裏我又要向你們聲明，這種事在我的回憶中，當然是一件罪惡，到現在夜半無人時，還時常深深慚穢，深深懺悔，不過在當初我的心，却決不肯放鬆一點的；不過我敢說我決沒有過分的邪念，決沒有想到什麼沿途勒索的卑鄙手段，我無非只想趁她走過我的身邊的時候，得和她的肩膀擦一擦，再聞到了她臉上的香氣，就是無上大幸福了。

我站在弄口，面孔上裝得極威風似的像在那裏望着街道，等了一會，果然聽得後面由遠而近，起了一片溫雅的脚步聲，漸漸地靠到我的身邊，却停止了。這時候的空氣裏果然像有一脈香氣溫溫地撲上我的鼻尖。但是我却没有胆量回過頭去。

過了一分鐘光景，那裏面毫不起一點變化，我實在熬不住了，一點一點把頭移過去，想親一親芳澤。

！哈！何等地方令我難堪！猶如做了一場怪夢，可惡！那裏有什麼芙蓉花一樣的面孔，我的旁邊原來立着分明是一個乾枯得剩了一團渣滓的老太太，老太太倒真的在那裏賞玩街景呢。於是我完全失敗，帶着一肚皮的羞愧，走上樓去。

四 小糖店

在我們這種無奇不有的生活裏面，如果再要找出一件好笑的事，那就莫過於喫飯問題了。

計算起來，一共十一個人，差不多兩桌人的樣子，但是喫飯的桌子，只有一張普通打牌用的四仙檯，因而那可笑的事由此發生了：每當送飯的人把飯菜端到檯上，我們就像蒼蠅見了蜜糖般的圍集擁去，每個人都自己預備一隻飯碗，一隻筷和一隻瓢羹——這却是講究衛生的辦法——因為那桌子過於小，而飯菜又無從分爲兩處，只好圍着桌子分爲前後兩層——前一層坐，後一層立——喫起來，當其時，前一層的自然低着頭只顧喉嚨裏的爽

快，後一層立着的就不得不伸出手臂在前一層的頭上用盡氣力忙碌着，這更顯然分爲上下兩層了。這樣，如果要選一個確當的譬喻來說，那末因爲他們的筷子都輻湊到中間，一層上而一層下，就好像大小兩個輪盤，於是我們自己就把這種叫做「車輪喫飯法」。

「車輪喫飯法」的確很新穎，可是委實太費氣力。以我的皮氣，却又要節省經濟而又要求舒服，受不了那種勞苦，和至親愛的S君一番磋商後，就把火食包給了一月賣糖果的小雜貨店。

原來那條寬不過五尺的狹弄裏，却還有一條枝弄，那糖店就在枝弄的口頭，主持那店的是一對蘇州夫婦，因爲和S君同鄉，所以S君才找到了這個地方，我也就藉此佔了好許便宜。

那是一處幽僻之地，照牠那種玲瓏結構，我想在上海再找不出第二處來了。一開間的門面，豎起着六扇玻璃長牕，裏面的光線被對面的高牆遮掩，幽深得像森林裏一樣，一張小櫃台就沿着門口，櫃台裏面就是裝糖果的玻璃瓶的一座大櫥，屋梁上掛滿着香腸火腿之

類。走進去不到四步，就是內外間隔的屏門，正中間懸一幅漁翁得鯉圖，已經被煙煤燻得焦黑了，那幅畫的底下，一張四仙桌，就是我和S君吃飯的地方。

小糖店呀！在我心目中却是一個極其和美的家庭。我在那裏邊居然能得到恬靜的感情，那種溫存的招待方法，簡直在自己家裏也從未享受過。只要一踏進牠的門，就忘記了種種憂患，在那種和外面迥然不同的空氣裏坐下來，我的心就像悟道一般的安適。那一張半舊不新的四仙枱上面，常常擺起着兩隻酒杯，我和S君對面坐着，用恬靜的眼光去賞玩週遭的景象，用恬靜的心去受納那幾十分鐘的安樂。

最多情的是那位老板奶奶。她已經有四十幾歲了，但是莫明其妙的，總帶着些俏麗的風致，兩隻腳還是三寸金蓮，所以走路時格外能夠幫助她身材的柔弱可憐的嬌態。面孔上沒有一天不是一層厚粉，在那陰晦的屋裏看起來，她的皺紋完全遮蓋了，反而顯出一臉的細皮白肉。每天出來招呼我們的總是她，她總用五根蘭花指頭托出碗來，總坐在旁邊和S君談些鄉風土話，等我們的飯將要吃完時，她又是一句很溫存的「再添一碗呀，先生。」這

更不是普通的給人家包飯的人的話，簡直是親戚一樣。所以S君最捨不得她，每一餐以後總要拖住我延長一點時間來談話。至於我呢，總也覺得她十分和藹的。

其次是那位老板，他有四尺來往身材，一個橄欖頭，總像怕冷的樣子縮在肩膀裏，眼睛被壓在蹙起的眉毛底下發黴弱之光，似乎有鬚鬚的嘴唇上臥着一個扁鼻子，再加上因為他一天到晚煮香腸切火腿的原故，當他走過時的空氣中，總有一陣特別燒烤氣，然而這是他的本分，決不令我們討厭他，並且知道他是很想和我們親熱的。

除掉這夫婦兩個以外，還有一個有趣的人，却是老板的弟弟二老板。這個人最足令我注意，因為他和他的哥哥絕然不同，那面孔之間的部位等等雖然和他的家兄不免有些彷彿，但無論如何是翩翩美少的，非但沒有窮酸氣，反而有點英雄氣，和他的哥哥比較起來，雖然一母所生，竟相差得這般巧妙，並且很會談吐，又常能令人發笑，衣服也穿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和S君常在暗地裏笑說道：「武太郎，武二郎！」

多情而多才的老板奶奶忠厚和平的老板談笑風生的二老板真是熟睡得像我們的

親人，客旅中的安慰者，我們一走去就看見了他們的蕩然的笑容，我們一進去就感覺得出那晦暗的小屋子裏的和藹的空氣。

然而這段因緣，不久因為他們家庭裏出了一件細事，也就中止了！

有一天喫午飯之前，我們又一前一後地跨進那六扇長牕去，鼻子裏照常聞到了糖果、香腸、五香牛肉的氣味，照常在那幅焦黑的漁翁得鯉圖下面坐了下來。因為枱子還是清冷清的，外面那裏屋子裏又沒有人，愛說笑話的我，只好指手劃腳把那立在板壁上的白髮蒼蒼的漁翁來取笑。

「喫過飯嗎？先生。」

老板奶奶從內堂深處，輕移蓮步出來了。

奇怪呀！她這句話真問得奇怪！我們本來是來喫飯的，別的地方有飯喫，又何必到這裏來呢？

她知道我們不明白她的意思，就夾緊着喉嚨笑了幾聲，再說道：

「嘿嘿嘿嘿，不瞞你們說，先生……這幾天因爲生意太忙，家裏沒有人手，所以先生們的飯不能包了……嘿嘿……對不起，別的地方還可以找到包飯的地方嗎……嘿嘿……」

她說話的時候雖然活潑而極不自然，雖然帶笑而笑的裏面却有點生氣的樣子。然而這其間在我和S君全沒有看得出，那一轉念間好像已經替她設身處地，似乎這裏面確有一種不能包飯的苦衷了。當下我們就直捷爽快全不費力地回答她道：

「可以，可以，別處也可以的。」

其實爲難極了。肚子裏已經空了好久，一時又到那裏去尋包飯的地方？即使暫時去喫了一頓，而宿舍裏本來的火食，早已和同學們提出獨立了，平時又故意誇張這小店裏的火食怎樣好怎樣好的，如今又那裏厚得起臉皮去加入呢？况且在這店裏，這一個月交出六塊錢，只不過吃了十幾天飯，其餘的錢怎樣辦呢？老板奶奶一臉動人的笑容，又怎樣可以開口和她算賬呢？

但是事情已經是這樣了，我們的肚皮更不許我們和老板奶奶多談一會，也祇好裝得

無關緊要的樣子，走了出去。

就在那一天的晚上，九點鐘光景，我們在樓上聽得底下衙堂裏有幾十張嘴在那裏嘻笑怒罵，小糖店老板的聲音特別高大，大概是理直氣壯的原故，而其中有一縷哭聲，隱隱約約是老板奶奶的嬌聲。

這種聲音又驚動了這宿舍裏一般不知憂患的人，大家擠到牕口去看。

在那不甚明亮的上弦月光之下，看見黑壓壓一堆人的腦殼圍成一個不規則的圈子。小糖店的老板怒挺着胸脯立在中間，五短的身材已經比平時威嚴了許多。跪在他旁邊的就是那位老板奶奶，烏黑的頭髮披散在月白竹布衫上面，格外顯出可憐的樣子。僵伏在牆角裏的却是那位二老板，他的背皮一起一落抽搐着，是在喘氣的樣子。

「你們一起過活吧！把我毒死了拉倒……好叔嫂通姦是常事，你們一起過日子吧！把我毒死了拉倒……」

老板義憤激昂，開誠布公地高聲大喊。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幾十張嘴全時大笑起來。

「什麼事情？」

R君問着大家，

「豬頭三你聽啊。」

老上海L君笑着說，把L君的後腦上打了一下。

這時候，只有我和S君才明白了今天所以不給我們包飯的道理。原來不是店裏的生意太忙，老板真的做了武大郎，不過二老板侮蔑了武二郎了。

於是我們爲避嫌疑起見，再想不到那店裏去包飯。一個多月的良伴，小糖店就此告別了！

五 龍華

和小糖店告別的時候，正是三月中旬，那時天氣一天一天和暖起來，清明佳節快到了。那時我若在家裏，後園裏一定開滿了桃花，廳堂的樑上一定築好了燕巢，跑到外面去，一定可以看見淡淡的春山，青青的麥畝，一定可以看見在溝溪裏洗刷耕牛的牧童，一定可以看見在田岸上挑野菜的村女，一定可以嗅到林中的春筍，一定可以嗅到樹上的青梅，我家裏的一座小小書齋，這時候也一定四面玻璃牖上照滿着綠澄澄的顏色；裝滿着一屋子的芬郁的氣息，想起童時會不知道在那裏送過了多少光陰，在那裏頭無論舉一本書，或者舉一枝筆，何等的優游暇豫呢！

在上海可就完全享受不到的，憑他天氣怎麼在那裏變，所知道的也不過是太陽從西邊下去，從東邊出來，所看見的也仍然是遠遠近近，高高矮矮的屋頂，除了街頭的賣花聲以外，簡直不曉得什麼是春天。

然而「春」總是「春」我那時天天聽得人家說『到半淞園去』『龍華去』這也是一到春天才發的豪興，只有我却和氣候反對起來，覺得心裏頭來了一片落寞的悲意。

我不幸除不了多感的病，憂傷總永不放鬆的糾纏着我這個單弱的身體！不知道怎的又發見了我和許多同宿舍的不相同的地方，我覺得他們總比我幸福，總比我快樂，我不應該混在他們裏邊尋歡，他們的樂是真的，我的樂是假的，我簡直不應該快樂！

真慚愧！我簡直沒有一樣及得他們，他們的精神方面，物質方面總比我強；他們的頭腦比我靈敏得多，他們的經濟，他們的交遊也比我好得多，我知道他們常在我的面前誇耀富有，常在我面前表示驕傲；他們常有服飾華美的男朋友，女朋友來看望我呢，一個也沒有，除了我去找別個，別個決不來找我，我在那小小的羣衆裏面已經完全落第了！我的眼前都是些刺戟，於是我大敢和他們說談了，我只好守着我的床鋪那一部分，不到別人的疆界上去，自己看得出自己那種愁苦可憐的樣子。

啊啊在那春光飽滿的時候，看看和我一樣有鼻子有眼睛的人罷，成千成萬的青年男

女們，個個像羽翼方成的小鳥，何等活潑而新鮮！個個容顏煥發，個個窄袖輕衣！我却像一匹鬥敗的蟋蟀，只好鑽在我自己的洞眼裏悲傷自己的運命！

這樣的煩悶，憤慨，憂傷，一天總有幾點鐘來照顧我，末後我只好自己來安慰自己，自己鼓勵自己，自己拿出一點自信的功夫來……你們知道嗎？一個人到了那時候總會這樣做的。我就打定主意用心去看我的書本，竭力去求我的藝術。

看呀！這個被人家稱為流氓的流氓，也居然和一般藝術家，學問家一樣發起憤來了！

每天打早起來，一言不發地跟着他們吃了早飯，就最先一個提着傢伙往學校裏去，也不等敲鐘，就進了課堂。在那地方極沉靜地坐下去，盡心竭力用着我的腦筋，眼睛，我的手，甚至也不依那鐘聲，一息不停的磨鍊我自己，等最後一點鐘完畢，才最後一個走下來。一到宿舍裏呢，卻站在那靠近床鋪的小牀子口頭，仰起頭默默地望着蒼空，那種深思遠慮的樣子。若是有一個人到他耳邊來說：『喂！這樣沉悶的，出去頑一會呀，』他就鎖着眉頭道：『沒有味的，你們請吧。』啊！討厭的流氓，你怎樣的誠懇有毅力，怎樣的孤淒呀！

離上海十幾里路，有一個小鎮名叫龍華，龍華鎮上有座塔叫龍華塔，塔的旁邊有座廟叫龍華寺，統而言之這個地方就叫龍華。這龍華地方有無數的層層疊疊的桃林，所以龍華的桃花就成了名勝。在上海烏煙瘴氣裏拼命搶飯吃的先生們，平時總抽一絲功夫到那地方去透一透空氣。

那時節大概是清明前後，黃塵擾擾的都市裏，忽然下了幾陣春雨，把那些房子，馬路……沖洗了一遍，再把鮮豔的晴光放了出來，各種東西頓時精神抖擻像新創造出來的一樣。禮拜那天，早飯方罷，我的同伴都衣冠楚楚地走出去了，那宿舍裏變成了從來未有的沉靜。剩下我一個人，還是那種深思遠慮的樣子站在小牕子口頭，極無聊地在那裏數街道上的車輛人數。忽然間看見了幾個插花戴柳的人，我的循環性又發足起來，也動了遊春的豪興，我說道：

『這種天氣倒不容易遇到的，還是到龍華去走一天罷。在這紅桃綠柳的時候，燕語鶯啼的時候，當然有許多妙齡女郎在那裏常玩春光呢，當然有許多天真的小孩，在那裏

品花鬥草呢，莫辜負了這良好的韶光，還是出去散散心罷。」

這樣自己向自己勸導了一番，就去把畫具收拾好，到對門去買了一些乾餅，走出門去。請你們跟我來看，這也是很可紀念的一個日子，因為我後來竟做了一件事，一件驚人的奇蹟在我的歷史上很有光輝。

我肩頭上背起着畫箱，乾餅就裝在皮包裹，走出門來，並沒有坐車子，從斜橋南鐵廠旁邊，一路緩緩地走去。把那無數的鴿子箱一樣的人家鋪戶走過，才到了春郊。朝四下裏一望，的確是個再好沒有的天氣。頭上的萬里青天，太陽越發晴朗了，那條龍華大道，經過了一番新雨，微塵不揚地挺起着肚皮讓許多的車輛行人在上面踏着。許多的富室驕兒，許多的幽閨的佳麗，成對成雙的過去。我居然也夾在他們裏面，那個知道我和他們不同呢？真不相信我也有這樣好的福氣，於是我也興高彩烈了，一路走，一路讚美自然，一路替自家祝福。

越離得上海遠，景色越好。我們住宿的附近，課餘散步所到之處，只有些黑色的籬笆，碌亂的墳山，不成樣子的矮樹，觸鼻的溝水，垃圾堆，毛鬮……現在這渺渺的蒼空，悠悠的大地，

發芽的老樹，着花的柔枝，貼肉的溫風，菜花，蒲公英，蝴蝶……春天應該有的東西，那時候都有，我的心不覺舒展開來，正好比久病的人洗了一個溫泉澡一樣。

不過同時又有些討厭的東西令我發恨，氣苦。就是那些汽車。坐汽車的總是那些肥頭大耳的東西，坐在他們旁邊的總是那些打扮得珠翠煥煌像菩薩一樣的姨太太，一輛一輛裝過去，這種貨物多極了。只要他們一來，路上就捲起了沙灰，我切齒痛恨，咒罵他們「可惡！俗物，你也配到這個地方來嗎？」這樣一方面快樂，一方面氣憤，却早到了龍華。

龍華寺鎮上熱鬧得很：有燒香的太太們，有垂着兩個大袖管的商人們，有擎起一根「司的克」的大人們，有奇裝的女學生們，有彪形大漢的兵士們，有瘦得比鬼還要瘦的乞丐們……我在香烟繚繞中擠了進去。

龍華寺和別的大廟一樣，頭門口一尊終年發笑的彌勒佛，背後一位舉起降魔杵的韋陀，院子裏一隻大香爐，二層殿上有琉璃燈，有幽冥鐘，無數個頭角猙獰的羅漢，龍華娘娘却安坐在帳幔裏接受香火。我在大殿上，迴廊上繞了一圈，從夾弄裏穿出，向田塍上走去，找到

一處僻靜的所在，作起畫來。

正當作畫的時候，又發見了一樁動人憐惜的東西，因為那近旁正是一帶桃林，看看那瘦弱的桃花太不幸了！有許多竟被宿雨摧殘下來，臥在地上嗚咽，那種可憐的樣子，無論那個人都應該惋惜的呀！於是我就也像一般名士們一樣，用着悠揚的聲調哼起林黛玉的葬花詩來：「……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啊！我也太不幸了！我也有了無限的傷心，覺得自己是一個無家無室，孤苦伶仃的貧兒！

等到那幅畫告成，我的肚皮已經有點餓起來。正是用到皮包裹的乾餅的時了，用手伸進皮包裹去摸一摸，又覺得這幾塊乾卜卜的餅實在太沒有意思，這種簡單的喫法，未免太辜負了這良辰美景，於是我又發了酒興，把畫具收起，重新回到熱鬧地方去，想找一個小酒店。

我知道口袋裏的錢沒有好多，較大的店不敢進去。找了半天，卻找到一個又矮又小，黑暗而且潮濕，帶賣南貨帶賣酒食的小店，才放心大胆踱進去，靠一張油垢層層的桌子旁邊

坐下來。

可是在我雖然覺得自己是窮極了的人，而那不見大世面的村裏人看起來，却是位難得光降的貴客。況且我帶出來的那一隻漆得黃烘烘的畫箱，更可以使他相信我是替洋鬼子拍照相的，所以當我坐下去，那束條青布作裙的夥計，趕緊跑過來殷殷勤勤地替我抹桌子。

『先生吃什麼？紹酒？高粱？小菜呢？有白鷄，有炒菜……』

這幾聲先生叫得我毛骨悚然，我暗暗躊躇：他們這樣的招待我，非照顧他一兩塊錢不可，身邊這一點子錢，那裏對得起他呢？但是我很聰明，真會做作，我當時立了起來，假意朝那陳列在櫃台上的現成的涼菜看了一遍，說道：

『清爽一點的吧，你替我弄一盤春筍拌蒿苳，打一斤紹酒。如果有新鮮的小魚，也煎一盤來吧。』

『有有有……』

夥計連忙答應着進去了。

不久，我的面前就陳列着幾件老古董：一個生了鏽的洋鐵酒筒子，一隻宜興小酒杯，一雙竹筷，兩隻起了冰梅紋的盤子，春筍，小魚，就裝在那裏面。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這一個清明節氣，總算難得的……春筍蒿，荳真清香，並且很衛生的……村膠白酒店，卻有田園風味呢……最多不過五角錢吧？……」

我慢慢地把那一筒子酒吃完，又添了一筒，又吃了兩碗飯，一碗豆腐湯，我當時一邊吃着總是盤算那枱面上的東西能不能夠和我口袋裏的錢相稱，我又時時注意到一個坐在我隔座的賣布小商人，因為他吃的東西和我差不多，是個很適當的參攷。後來見那小商人吃完了挖出來五角錢和幾個銅板，我才放了心。

「三角五，三角五，一角二的又四分……一共九角零四分。」

糟了！那個夥計白着眼睛算了半天，把這個數目說了出來。當他慢慢地念着三角五……

……的時候，我就極其恐慌着，現在正好像遭逢着一件意外的奇禍。

「啊呀！春筍，小魚，都是不值錢的東西，紹興酒又是酸的，豆腐湯也決不是名貴的菜，那裏要這麼多的錢呢？況且那賣布的小商，更是一個已成之例，難道靠着龍華名勝，就漲了價嗎？」

「不對，不對，重新算。」

我這樣說。

「是九角四分呀，先生！」

「那裏，什麼東西要九角四分錢？」

我的面孔像一張金皮，右手伸在衣袋裏和夥計爭吵。

「不會錯的，先生！」

老板也出來了。他那老奸巨滑的面孔上明明顯出看不起我的樣子。

「什麼話？剛才那賣布的和我不吃的一樣的菜，他多少？」

「阿呀！他是做小生意的人……」

「瞎說！我們就應書敲竹槓的嗎？」

我一來幾杯酒斟了肚，二來存了一個他們訛詐我的心，三來更不知道自己的袋裏究竟有多少錢，又急又氣，所以硬起頭皮，敢和他們爭吵；雖然那時候店門外擠滿了人，我全不沮喪我的勇氣。

然而沒有法子，四周的人沒有一個和我表同情，酒菜已經下了肚，可以做證據的小商人又老早走了，鬧了半天，只好撿出錢來。幸而我的手在袋裏摸得出那幾個錢還可以還那一筆賬，我氣憤憤地數了一數，鼓起着眼睛，把那些錢用盡氣力向桌子上一拍，惡狠狠朝老板的臉上釘了一下。

一個人到了窮極的地步，真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當時我總以為喫了他們的虧，覺得那幾個錢實在化得太冤枉，非出一口氣不可，不知怎的竟被我想出一個法子來。我趕緊把畫具背好，在那桌子上把那兩隻冰梅紋盤子擡起來，急急地走出去。

「要盤子嗎？到巡捕房裏去擊！」

我一邊氣苦着臉這樣喊，我氣得眼淚都要迸出來了。

哈這一來，老板真撞在我手裏了。請看嗎！我的面孔，態度本來像個流氓，這時的我，竟完全是個流氓了。流氓呀！流氓是何等的具有過人的胆量，是英雄一流的人物呢！可憐那位老板的確被我的威風所懾了！既捨不得兩隻盤子，却又不敢上來和我怎樣說。我真得意極了，我自己聽到自己極其狂瀆的聲音「來呀盤子！」真高興，酒氣冲天，指手劃腳，在他店門口示威。

直等到經過許多旁邊人上來說情，我才發出一種大人和小孩子開頑笑的笑聲，那種什麼人都不在我眼底下的氣概，才把盤子還了他，得勝似的走了。

哈！這件事做得好極了！真榮耀！在當天我的確頗足以自豪的，我佩服自己的胆量，慶祝自己的凱旋，我覺得已經對於世人報到一點仇了——這可憐的小店裏的老板——你們那時若在我的旁邊，一定可以看出我那張命苦福薄的臉上，驟然有了發揚的神氣呵！

六 好友C君

「……舍間遭大水，家產蕩然，令隻身來S校，暫圖一飯之飽。吾兄幸勿棄如秋扇，請來敝處一叙，晚來當彼此痛飲一醉，以澆愁懷……」

這是C君的來信。再不想兩年不見，時常想念着的C君竟有了下落。從信上看起來，可以想見C君顛沛的苦況，我當時拏着這封信，又快活，又傷心。

C君是L地方的人，和我同過半年學，因為家庭的拖累，逼着他中途退了學，出去找吃飯地方的。

當他和我同住一個宿舍裏的時候，C君的床鋪上，雖在嚴冬，也祇有一條爛毯毯和一條狹而薄的老花厚棉被，一隻白木板箱和一隻小網籃塞在床底下。C君常把板箱打開來，我就可以看見裏面沒有幾件衣服，而且都是破的，網籃裏除了破爛的報紙以外，也從來沒有看見他從裏面拏出過東西來。寒冽的冬天，大家都披上了輕裘，只有C君的一件老羊

皮袍子已經脫了毛的硬面板的披在身上，看他的肩膀就格外扛了起來，胸脯也陷了下去。有一次C君要去會客，沒有錢買鞋子，就把一雙白皮鞋塗了黑色跑出去。C君和我的交情最深，所以C君的境遇，我知道得最多。自從C君離了學校，他的印象更不能在我的腦中遺忘。C君又似乎不願意以困苦告人，所以兩年來竟沒有接到他的一封信。現在我的境况正和從前的C君差不多，看了那封淒楚的信，更引起了我自己的悲傷，當時就有一種酸溜溜的東西在那裏鑽刺我的心，我看到什麼東西都覺得淒涼欲哭。

那天下午我就不去上課，看着一天濕雲，像要下雨的樣子，就向B君借了一頂傘到C君的地方去。

那是一個大公司附設的小學校，是上海很有名的模範小學校。我從火車站跳下電車，走完了一條馬路，就找到了那個地方。一列西洋別墅式的建築旁邊，有一排稀疏的長青樹，從這樣清幽的小弄裏走進去，就到了S學校門口，就看見許多戴白帽子的小學生在裏面跑跳，就聽見了噹噹噹……的上課鈴聲。

我跟着門房走上一條狹小曲折的扶梯，到了C君的房子口頭，裏面光線極薄弱，C君正坐在綠樹蔭濃的牕子口頭，從對面來的光線映出他一個瘦小的腦殼，聳起的肩胛，正在整理課餘的事。我喊了一聲，他回過頭來，就丟了手裏的筆立起來，一種熱情的眼光射着我，喊道：

「D! D! 哦！」

隨後就握住了我的手，啊！他青蒼的臉又瘦了許多，眼光非常憂鬱。我看了心裏難過，說不出話。

隨後我們坐了下去。C君從抽屜裏拿出香煙來給我喫。C君還是和從前一樣吃的小罔牌香煙！我接了香煙，想起了從前宿舍裏的C君。我看那房間裏的東西，除了幾件學校應備的器具外，實在沒有什麼東西。C君床上的被鋪還是和從前一樣，床底下一隻白木板箱，一隻小網籃也和從前一樣，我又想起了從前宿舍裏的C君。

「啊！C！你還是這樣嗎？」

「君子不籠其口」

「君子不忘其舊呀，」這句話是從前C君常常喊着的，現在他又喊了出來，同時悲壯的笑着，那神情更分明和從前一樣。

天快要黑的時候，我和C君在開北一帶散步，從那種矮小的店門口跑過去，那裏差不多是日本租界，許多肥而短的面孔上的粉塗得像曹操一樣的東洋裝在我們旁邊來往着，木屐打着水門汀地板，發僵硬之聲。天色濃重底垂着，暮蔭中含有許多水氣。走盡了街道，幾列青灰色的工房被壓在煙霧裏，像一排出土的荒棺。鐵軌門的附近，幾處江北茅房臥在曠地上，枯槁的小孩子們在濫污泥裏發淒慘的喊聲。遠遠地一個火車頭在那裏喘息，小站上的客人不多，站夫們擎着紅旗作蕭條之問答，叫子悲鳴一聲，火車就駛了過去。

我和C君不言不語走了多時，天色掛下來了，就回到馬路上，走上一個極小的廣東店，叫了些酒菜。

這一次的敘舊，我知道C君一定要把許多不幸的事來告訴我，要把許多傷心的話來

對我說，我呢，也應該述說我許多感傷的話，述說許多不平的憤慨，還應該怎樣的向他表同情，替他傷心，並且彼此來鼓勵着，安慰着；但是起初却被悲哀壓住在心頭，哽咽了喉嚨，竟一句也說不出來。大家同樣的，那一雙含悲意的目光投在酒杯裏，後來幾杯白玫瑰澆熱了我們的心腸，才斷斷續續談起來。

我立刻知道了C君的這兩年裏頭的遭遇，我知道他離開了我之後進了一個小學校，用全身的精力的去換二十塊錢一月的薪金來養活家庭。不到半年之久，因為教員聯盟攻擊校長，就陪着一般同事們被校長威逼出來。我又知道他出來之後又走盡了門路，才找到一個眼鏡公司畫廣告的位置，每月捧着十五塊錢回去，忽然的那眼鏡公司又關了門。我又知道他那時去投攷了多次的交易所，幸而被錄取了，又接到了父親病危的消息，他急急忙忙趕回去，父親已死在床上。從此後他的負擔格外重，一家幾張嘴全向他要飯喫，他只得重新捨了家鄉，奔到上海來替一個資本家收房租，天天在貧民窟裏跑來跑去，又過了幾個月。我又知道他這一次回鄉的時候，正是報紙上天天登着上海地方大水的時候，有一天夜裏大水

冲进了他家的房子。他從樓上跳下去，在黑暗中，怒濤裏，用一根木頭救活了一家人。我知道他這時候的家裏，本來的房子已變成了一片荒墟，田畝郊原已變成平漠的沙灘了。

啊！C君呀！你真不愧爲一個男子，你真是生活場中的競爭者，真是勇敢的奮鬥者，然而你又是社會家庭下的被壓迫者，衣食的奴隸！現代生存中之落選者呀！我和C君比起來却成了一塊朽木，一塊不能雕琢的頑石，進既不能和別人爭，退又不能自守，只好深深地屈服在羣衆底下悲鳴，只好背着人去落淚！我替C君想想傷心，想起了自己的前途更傷心。

那時候外面已經下着大雨，春雷在屋頂上盤旋，從牕口望出去，對面店家的廣告大旗在風雨中捲動，天空全變了死黑色，積雨從屋角上的鉛管子裏瀉下來，成一條瀑布，空間被雨聲充塞着，我們對面說話也幾乎聽不見。那聲音激起了C君一肚的悲鬱，就「我本是一窮儒」的唱了起來。

在雨聲磅礴中間，我們停止了談話，白玫瑰一口一口灌下去，我漸漸地覺得頭顱裏沈重起來，眼睛也慢慢昏花，手足的安放不由自主走起來了。看看C君，C君的眼睛停滯着，頭顱

已經倒在一邊，嘴唇邊流出白沫來了。

我知道 C 君醉了，就想立起來去扶他，但我的脚却捉摸不走，勉強立起來，扶着他下樓。那時候 C 君已像完全失去知覺一般，一個頭腦很重的倒在我肩胛上，我想用力抱住他，自己的手已沒有力氣，用脚去找扶梯的時候，腳底下非常空虛，幾乎滾了下去。

我靠緊着 C 君，跟踉蹌蹌地在大雨中找尋街道，聽得有人在耳邊咒罵我們，C 君頭髮上的雨水淋到我火熱的項頸裏，我覺得寒戰。

到 S 學校門口，我的酒勢更來得凶了。我的眼睛已看不見東西，似乎把 C 君拖到樓上，又拖到床上，看見 C 君從床上倒下來，慘白的面孔白的地方白外格，紅的地方格外紅，我又似乎留了一條字擺在 C 君的書桌上，後來就走出來。

我完全自己做不得主，上了馬路，我的身心不能一致，兩條腿承載不住我的軀體，我的步武向左右前後碌亂地移動，兩旁昏黃的燈火都起了一層眩眼的金圈，聒噪的市聲似乎一點一點消沈下去，走路人像許多條黑影擦過我的身旁，等到用盡力氣拉上電車，我的頭

在銅柱子上很重的撞了一下，電車開動時，我的心裏絞了起來，嘖的一聲，一條腥臭的東西從嘴裏直射出來，聽得有一個人罵道：「噁！操奈娘，我再也不趁電車了。」

等到我倒在床上時，包圍我的牆壁，天花板都旋轉起來，渾身火一般的燒着，心口像油煎一般，我異常痛苦，我呻吟道：

『唉！我從今後再不該喫酒了！』

七 俠義的鄉情

學校裏出了一張佈告，說是這一次的旅行地點定在離蘇不遠的〇縣。

這又是我當時的唯一的難關到了。我幾乎費了幾天功夫去盤算這件事，我想不去罷，以優秀聞名的虞山早在我夢想中的，要想去罷，一算起來，川費，火食，零用，還要添買一點作畫的材料，非三十元是不行的。我近來的經濟越想不得，家裏已沒有寄錢來的希望，上一次一位朋友借給我的幾十塊錢又用完了，向同居的同學們去借嗎？我已經成了舊賬未清的

頑皮債戶，更不行，可恨呀！我又到了絕境，沒有辦法。

過了半天，忽然有了一條活路，我想起了在家鄉的時候，有一位朋友曾經說自願借幾十塊錢給我的，那位朋友又曾經任過某會的會長，在上海也出過幾次風頭，現在又在某學校裏當主任，是如此闊綽而正交好運的先生。我一想：我現在急迫到如此地步，正可以和他去商量，況且這是正當用度，他一定可以答應的，這也算不得什麼出乖露醜，朋友不是有通財之義嗎？我想了一遍，再細細地想了一遍，覺得這是千妥萬妥的事，快活起來了，摸摸口袋裏呢，還有三塊錢躲在那裏，越發膽壯起來。就把如何措詞的地方好好的整理了一下，一鼓足氣到那朋友住的地方去。

真可笑！你們知道的，我的自餒心已經根深蒂固，所以我每逢要和人家交接，總先想一個方法把這種自餒心忘記去，總先要把自己的膽先壯一壯起來，像進軍時先吹着軍號一樣，免得臨時又見了人膽怯怯的先沮喪了鋒頭，以致失敗；當時我要到那個朋友那裏去，也是這種情形。我又覺得去借幾十塊錢更是一件非常重要有關前途的事，格外當振作一番，

先須把這種寒酸相去掉，所以我竟也裝得闊綽起來，連電車也不趁，跑出門就跨上一輛黃包車，價錢也不講，竟和時髦的西裝西人一樣，把手一揮叫聲「走！」居然把上身仰着，大腿交叉着，手臂攔着，眼睛抬着……啊啊！車夫也上了他的騙，流氓看呀！那條馬路上竟來了一位青年公子，氣宇軒昂的大少爺！

「我兄有這樣的天才，這樣堅定的志向，真佩服之至，經濟一事，真所謂不成問題，我們忝同鄉里，於此區區小事，總可極力幫忙，數目太多，翻然不易，但四五十元之譜，兄弟尙不難籌措……」

這一節漂亮話，就是那位朋友曾經對他說過的，那時又在他腦筋中複印出來，他細細地體味這幾句話是何等豪爽，又想起那位朋友的確是那一副活潑而令人敬愛的面孔，他快活極了，感激極了，他自信自己交到這種朋友，真有力，真是一位交際家。他坐在車中揚得意，那紅的牆頭，綠的樹木，在他眼睛裏都是在羨慕他的，他的眼睛注射着車夫飛奔不停的腿，高興極了，竟藐視在他旁邊步行的人。

那位朋友住得極遠，黃包車足足走了兩個鐘頭，穿過了幾條清寂的馬路，到那裏時，已經是薄暮時候了。

他跨下車來，真做得像，毫不遲疑地挖出五角錢，爍爍一聲丟給了車夫，從從容容走到門房裏，投了一張名片裝得極莊嚴的樣子說道：

「會W先生！」

在上海吃飯的人，無論是門房，都是見慣世面的，即使你再有點來歷的人，也不把你放在心上，何況這種窮氣逼人的臉，那裏瞞得過飽經滄桑的門房的法眼，所以那位門房先生越發有了氣。

「出去了！」

這三個字直捷了當而又響亮。

可憐啊！竟碰了這一下釘子，於是剛才那一個假充闊老的壞東西，又立時變成了本來

的我。我知道那門房已經洞鑒我的肺腑了，醜態呀看看門房的面孔，真是鐵面無私，他說完

了那三個字，早把眼睛垂了下去，我只得戰戰兢兢問道：

「請問一句，W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呢？」

我這句話的聲調，軟弱得可憐極了。

「那倒不知道，你到會客室裏去坐吧。」

唉！可見人總是喫軟不喫硬的，門房這一句話好聽得多了！

於是我就到那一個清清冷冷的會客室裏坐了下來。

那一類的地方——會客室，待車室，以及醫院裏的待診室等，最容易把人造成那副寂寞，苦相的樣子，無論你是怎樣瀟灑的人，一進了那個地方，就要變得那種拘束，孤另的樣子，何況這個到處碰不到好運氣的我，所以我就坐監牢般的受起罪來了。在起初，倒還不大要緊，因為我早已料到，這種的守候一定免不了的，還坐得安安穩穩，可是到後來，就焦灼起來了，並且心慌起來了，我覺得這就是借不到錢的預兆，心裏不由得跳將起來。

會客室裏的一架掛鐘，在那陰森的空气裏敲得那種動人心魄的聲音，竟被我聽見了。

兩次，我眼望着那長針慢慢慢慢地移過去，看看門房裏的晚飯也收進去了，裏面的人聲也漸漸地靜到沒有了，我在那空落落的屋裏，竟不知道兜上了幾百個圈子，牆頭上的照相，也被我看得熟透了，可恨那位朋友還不回來，忽然盎的一聲，聽得那扇鐵門在那裏關起來了。

「你有什麼事情明天來好嗎？」

可憐那門房也陪我等得眼睛婆娑，不耐煩起來了。

「我有要緊事，非今天見他是不行的，請你……」

我只得再下了一次請求。

又是一點多鐘，可真來不得了。我的肚皮已經餓得叫起來，我知道今天等不到的了，只好走到門房裏去極小心地說：

「對不起得很。我明天上午再來看他，請你關照W先生，務必要在校等我。」

我恐怕又要受他的氣，這幾句話恨不得一口氣把牠吐出來，一邊趕緊在袋裏挖出幾個銀角子給他。

「這一點子請你喝杯茶吧。」

我覺得實在對他不起，這是討好的意思，買通的意思，又表示自己不是窮鬼的意思。

「可以，可以，明天上午可以在家。」

可惡的東西，見錢眼開，竟說得這樣容易。他的臉上浮起一層淺笑，做出客氣的樣子接了錢，篷的一聲，就關了門。

我走到馬路上，那電燈光已經比來的時候稀疏得多了。就走進一家夜麵館，喫了些酒食，知道回去已經來不及，祇好去投旅館。

「這要什麼緊呢，明天大借款一到手，何在乎這幾塊子錢。」

明天上午九點鐘，我又到了那個學校，又見了那個門房，這一次倒沒有失望，居然被接待到這朋友的房子裏。

看呀！這是一間何等漂亮，何等尊貴的房子！寬敞極了！雪白的天花板，雪白的牆壁，潔亮的地板，三面均有很高的玻璃牆，還垂着穗簾，大鐵床，玻璃一樣的帳子，簇新的寫字檯，書架

子，還有壁爐，大椅子，花瓶，女人的照片……不愧爲編輯室辦公處，主任先生的房子，華美極了！足以表示他的有錢，表著他的尊貴，各種東西都在互相反射光彩，外面的太陽進了這間屋子也格外的富貴，那許多東西把我眼睛也弄花了！

那位主人——我親愛的朋友，一身嶄新的西裝，變得如同雕出來的一樣，他滿面春風，憐貧惜寡的樣子，富而無驕的樣子，把隻手臂一伸叫道：「請坐。」啊！這氣派，不由我不寒而慄，尤其是他項頸底下一條突出的珊瑚，珊瑚般的領帶，扣針，把我全身壓倒，我簡直是一個鄉下人進了皇宮！

但是他——我親愛的朋友並不顧及我那受寵若驚的苦悶，他還是要誇耀他自己——簡直是氣我——用極威嚴的聲音喊僕人，茶壺裏又倒出最上等的茶，瓶子裏又倒出牛奶來，匣子裏又抽出雪茄來，於是我這個窮措大，坐在那大椅子上覺得我的身體瘦小得可笑，頭也昏了，腿也戰了……最可恨！那個僕人一雙灼熱的眼睛釘着我，明明像在那裏笑我「你這個鄉下人，和我一樣的，我配來侍候你嗎？趕緊出去罷！」

然而我也很會做作的，骨子裏雖然如此，面子上却做得很瀟灑，也竟是喫慣用慣的神氣，一樣能够把那隻白磁杯端到嘴唇邊，大雪茄夾在指縫裏，抬起眼睛去看看周圍的陳飾，並且竟厚起臉皮去批評指謫，因為我自以為我是個美術家，自以為他很佩服我的；但是昨天的計劃呢，最要緊的大前題，却深深的埋在喉嚨底下，說不出口來，有時到了舌尖上，又咽了下去。

末後，我實在不得已了，我做了許多姿勢，鼓着我全身的勇氣，努力把昨天晚上預備的話，一絲不亂的說了出來。我的態度是變了，變成了拘拘束束的樣子，立在我旁邊的僕人的眼睛，就格外可怕起來。

這種事當然是冒險，然而也何曾想到要完全失敗呢？當我的話說完，我親愛的朋友也竟和我一樣，變了態度，縮起眉毛，他說：本來是義不容辭的，可是實在想不到自己經濟上也恐慌到如此，幾處款子都沒有來，真所謂愛莫能助……啊啊！昨晚！上何必受了一夜的苦呢？何必受門房的氣呢？我真是受了一下莫大的打擊，急得一股熱氣從頭頂上，脊椎裏一直滾

下來，渾身的汗毛根根豎起。

忽然他又激昂慷慨地說道：

「這樣罷，你的境遇是我知道的，我祇好去當掉一點東西罷。」

啊！義高一至於此，這是何等的肝腸啊！

於是他——親愛的朋友把那僕人喊到門外去，做了一會手勢，說了幾句聽不清楚的話，那僕人就大概去拏東西到當舖裏去了。

唉！從來沒有失望到這樣的！在我想來，他們這種闊老的行頭，起碼總是什麼囉囉，鐵機，直貢呢之類，只要拏一件進當舖去，無庸疑義的，我那三十塊錢即使沒有，那半數十五元總一定靠得住的；再不想那位朋友竟犧牲了一包不知什麼東西，等了一會，那僕人進來時，他的手裏却托着一塊大洋，啊！雪白的一塊大洋啊！

罷了！罷了！昨天的三塊錢，已經到了夜麪店，旅館，門房，車夫的手裏去了，今天雪白的一塊大洋，就進了我的荷包。可憐我真是懦弱到了極點，雖然氣得發昏，還不敢扳一板面孔把

這塊錢丟了他，我還恐怕傷了以後的交情。這位朋友，這樣義薄雲天，古今少見的人，我哪裏敢埋怨，只好埋怨自己不應該這樣鹵莽從事。

我糊糊塗塗被電車拖了回去，又急又氣，就得了寒熱病，一夜只在床上顛倒胡言。

八 紫藤花下

唉！我真應該感謝我那同學中間的這樣柔腸俠骨的人！那一位身強力壯的工君，在那一天學校團體出發的時候，把我連人連行李運到輪船上。

害病的人遇到船是最不好過的，我昏昏沉沉直倒在艙板上，自始至終閉着眼睛，只聽見同學們恣情的談笑，只聽見艙外的風聲，船底的水响，一夜工夫到了C縣。

一百多人的團體，分做三處住下，一部分人住在一個小學校裏，我就同十幾個人住在一家小花園裏。

雨後的春天，分外鮮明可愛，我的同學們都一個個打起精神出去作畫，獨有我在被窩

裏打一陣寒戰，出一陣虛汗，苦悶着，「金雞納霜」倒喫了不少，只變成了垂死的僵蠶一樣。

在那小花園的隣近，有幾家像監牢般高大的牆頭的富紳，我們這種旅行隊驚動了那幾家富豪的丫頭，一天幾次花枝招展地到我們住的地方來張望。起初，她們祇立在門外，後來竟走進了我們的房間；起初祇嬌羞地朝我們偷看，後來竟走進來和我們談笑起來；起初是很溫文的，後來竟顛狂起來。

這般青春少爺們！女子是何等能够使他們忘懷於一切憂愁呢！當她們一舉手，一扭腰，一頻，一笑時，實足把他們全部靈魂，他們的軀體裏捉了出去。現在，他們這種粗脚粗手的男性的團體裏頭，也竟有了柔媚嬌轉的聲音，也竟有了生髮油，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氣味了！

可笑那一位招呼他們的本家園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他以為她們這種肆無忌憚地風狂，要打擾了他們的正經事業，怕招惹起這般先生們的大少爺脾氣，所以他總在旁邊驅逐她們；然而真不料這般年輕的先生竟以怨報德，反把這個忠誠的人來呵斥，這在他真是莫明其妙，他一定要說：「這不過是幾個丫頭呀！」

其中又有一個姓C的同學，風流自賞的C君，顧影自憐的C君，聽見別人說他像女子就歡喜得了不得的C君，格外有興頭了。他每天最後一個出去，又最早一個回來，頭髮漆得光亮，臉上的粉特別加重，帽子邊又插上一朵鮮花，媚媚呀！真成了買賣玉了。

命乖運蹇的我，可恨我的病急切不能好起來，雖則對於她們也抱着一腔熱忱的感荷，而那沒有一點血色的面孔實在不足以表情，只好凝神聚氣朝她們呆笑。

「看噠，他爲啥格種能勿高興？」

「他像擔心事個喂。」

她們看了我總是這樣說。

「他是瘋子，他是啞吧。」

C君總是這樣替我代說。可恨的C君，自私自利的C君，借取笑別人來諂媚她們的C君，我當時心裏恨得他要死。

○縣的人也和蘇州一樣，性文弱，愛風雅，歡喜小情致，所以那些茶館，花園，可以陶情，可

以養性的地方特別多。即如我們住的那一個小園，雖然地方不大，而其中亭台花木，山石溪橋，卻也佈置得出奇制勝。我從小中了父親的「擴充心地，涵養性天」的毒，遇到那種地方最合脾胃，幾天來雖然弱不勝衣，卻還要扶病出來，飽覽一番名園勝景。看到得意的地方，就在我心裏放那些東西放大開來，假山成了削壁懸崖，小溪成了浩浩江海，泉水成了萬丈瀑布，小樹成了千年的古木……我讓我自己神遊其中，正好像進了深山，到了曠野，自己成了一位孤高的隱者，一位得道的高僧，又像是一個江湖大俠，單騎獨出，奔馳在萬山裏面，又像是一個暮年的功臣，退居在山林田野之間，我覺得在那裏養病是再適宜不過的了。

從我們住的地方向左手走去，有一口古井，井那邊一簇青青的瘦竹，從竹林穿出去，假山曲折地方有一幢四面紗牕的小軒，小軒外蓋起着一座紫藤花棚，周遭奇石巉峻，叢樹雜生，有菖蒲，有鳳尾草，有柔枝芍藥，又有鐵梗海棠，桂花樹，冬青樹，又有龍爪松，又有盤槐……春來的時候，這許多花木都在太陽底下點頭交語，互相誇炫牠們的嬌愛。

那小軒的外面用亂石鋪成了一片平地，橫着幾條石橋，我就每天上午，帶了些書本到

那個地方坐下來將息我的身體。那時候在那種醉人的太陽光下，花木的懷抱裏，鳥聲入耳，幽香觸鼻，我的心就不禁蕩蕩漾漾離開了我的軀殼，我的骨節都蘇軟起來，真像進了一場甜美的夢境，我不得不感謝造物賜我以特殊的恩惠，尤其是那藤棚上的花瓣一片一片落到我身上來時，我總發痴似的，感激零涕說道：「花啊！花啊！你們多多落一點來，把我的軀殼埋沒了，把我的肉溶化在你們的芬芳裏，也強似在這俗臭的塵寰裏掙命！」

但是也就在那時候，在那花棚底下又造了一樁罪孽，使我一想起那時候的幸福就聯想起了那痛苦，使我一方面回憶時一方面又要懺悔。

因為有一天，就在那春光飽滿中得了一次奇遇，又做了一次流氓！

那時大約離喫午飯不過兩點鐘光景，全住的人一起出去了，我的病體還沒有好得透，還是擎着一本書，埋頭在字句裏面，猛然間一種嬌滴滴的聲音從我的耳朵根邊發出來：

「阿哨！這位先生在這裏用功哩！」

我不禁吃了一驚，回轉頭去一看，原來是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正含羞帶笑地站在我

的後面，哈！這不是奇遇嗎！我在那一刻間真的要把他當作了什麼花妖鬼怪，疑心自己進了仙境，不由得心頭不寧，身上的病苦也一齊忘記了，趕緊立起來說道：

『啊！請坐，請坐！』

我把那石櫬的那一頭讓她坐，她笑了一笑，就很有分寸的，只半個屁股攔在石櫬上，偏着身子坐下。

『你爲啥不出去打圖呢……嘿囉……』

她先笑着問我。

『我今天身上有點不爽快，所以這園子裏只剩下我一個人。』

你們知道我這句話的用意嗎？何等巧妙呢！於是我們就談起來了。

○縣汲太湖之流，負虞山之秀，所以生長在那裏的人分外秀美，女子尤其以皮膚光潔著名，又比別地方開通，歡喜交濟，在上面說的那幾個丫頭的那種略盡地主之誼的美意，別處決辦不到的。所以當天這個丫頭看見我一個人無聊到那樣，來和我談談，解我客中愁悶，

也不外乎人情之中，很可以感佩的，不過我這個不中本分的人卻起了一片好奇心，如獲至寶般的不住的在心裏把玩，我一邊和她說話的時候，一邊我的眼睛總禁不住向她渾身打量，於是那黑絨絨的頭髮，水汪汪的秋波，肉團團的鼻子，紅艷的小嘴吧，眉心裏蘊藏着的二團纏綿，還有細膩的項頸，滑嫩的臂膊……就在那邊全心協力來引誘我。

還有一樣說不出看不見的一種最動人心魄的氣息，暗暗地來襲我，磁石般的吸引我，要叫我一絲一絲移過去粘着她，我真的像中了魔一樣，飲了玉液瓊漿一樣，一隻貓兒見了一點葷腥一樣！

危險呀！當時只要下了一個決心，就馬上可以做出來了，然而我敢向你們發誓說，我絕對沒有做，並且很守規矩的。因為我的慾心還敵不過那怯弱性，我還可以保持着那種道學先生的假道德，好色不淫的欺人態度，直到後來她給我一個機會，才做了一次小小的嘗試。過了一會我們差不多沒有話說了，我不能永遠的把眼睛丟在她身上，只好重新把手裏的書舉起來。

「看的什麼書呀？說點出來聽聽看嘛。」

她又找到了話了。

「這書上的話你聽不得的！」

「阿唷！算你認得了幾個字了，擺架子哩！」

她把眼睛一邪，嘴往底下一拖，撒嬌起來了。

「阿！不要動氣，我來說，我來說……從前有一個道台，這個道台有一位小姐，這個小姐姓張，有一天在花園裏遊玩，遇見了一位公子——王公子，呢！他們就要好了。每天在後花園相會，只有小姐隨身一個丫頭曉得，這個丫頭哈也姓張哈！和你同姓，生得比小姐還要體面，於是也就愛上了王公子，後來被小姐知道，他們就喫起醋來……」

老實說罷，我那本書也不是那本書，世界上也沒有這樣現成而又容易的事，不過我把從前看過的言情小說上的事胡亂就湊了一點，並且有點用意罷了。

但是女子對於這種細小節目最關心，她老早明白了我的意思，面孔上紅了一陣：

「噯！要死了！不要聽！不要聽！啣你的蛆！」

她的眼睛邪了一邪，逃了。

我呢，只好望着她的背影，看她兩塊大臀筋在褲子裏一擺一擺地在曲曲折折的假山裏消滅了，最後又起了一陣輕狂的笑聲，我的頭上來了一塊小磚頭。

九 酒樓上的活劇

我在C縣做下幾件叫人不得忘記我的事情，在我的極平凡，毫無建樹的歷史上，我自己很覺得可歌，可泣的。我知道到現在一定還有許多人常把我的事來解嘲，來清暑的。如果你們不嫌麻煩，願意知道這些事，我也不妨把牠寫在這裏。

自從紫藤花下那次奇遇以後，又過了幾天，我的病居然自然而然的好了起來，於是我也就排日出去作畫。

一來是沒有錢，二來病體新痊，遠的地方不能去，只好在附近各處躑躅徘徊，隨便找些

材料；然而關於C縣的風物，憑我觀察所至，也頗得其大概了。那地方最足以代表江南的情味，山不高而秀，水不急而清，樹木三五成林，苗條可愛，香花遍野，豈麥成行，那時節又適值櫻花天氣，春色正酣，很值得古之所謂騷人墨客，擔酒携琴，來此清談竟日，吟咏終朝，若和西子湖比較起來，那一個既是纖弱的西子，這地方就是肥艷的楊玉環了。那地方的人物也很風雅，性格又極婉和，比較邊僻的內地人固然奢華，浮泛，但比較刻薄尖酸的上海人，却是另一種能解人意的可親熱的態度了。

還有一樣在別地方少有的東西，就是那節孝牌坊，竟漫山遍野之多，無論向那一條路走，無論大路或小路，你轉一個灣就可以看見十幾座豎在那裏，這東西簡直是C縣的特產，很可以使外來的人注意而贊嘆的，考究他所以這樣多的道理，一般人各有獨特的見解，以我的意見，總以為那地方山明水秀的女子太好看了，所以紅顏多薄命。

那天上午，我又穿過了許多牌坊，先在一處古墓前頭，青蔥的松林中坐了一歇，就慢慢地由蒼苔斑駁的破碎石級爬上山頂，一步一步上去，那奇形怪狀的石頭就被我看了，大的

若臥牛，小的像蜂蟻，大的石頭最有名，山上除茸生的纖草外並無別的東西，那形狀花紋，正像中國畫裏的大麂子，斧一一樣，遠遠望去，山上山下，竟是無數隻小綿羊靜伏在那裏一般。

再進幾步，卻進了一個石谷，兩邊石壁越發險峻，如巨獸當前，怒目駭人，石上有藤蘿纏着，附着幾朵異色野花，但是爬不上去。從石隙中縱目遠眺，一線太湖，閃閃地正橫在天脚下，沙灘，蘆蕩，鑲在太湖邊上，稍近處麥畝連阡，漁村，農舍鱗列其上，那時朝霏未收，只覺得迷離隱現，有空靈飄渺之奇。我迷齊着眼睛看了一會，心地頓曠，那拂面的溫風，尤使我的肺部舒暢了許多，就在那裏選了一個適宜的地點，搭起架子，作起畫來。

我爲什麼總是一個人出來呢？這也是我的脾氣，也可以說是我的命運，我屢次試驗，知道那些熱鬧，那些歡樂，絕對和我無緣，我早已生成了這種孤獨的根性，並且我還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我不得不孤獨的證據，在我的境遇上，生活上，和別人比較起來，我知道他們當然不值得來齒我的，我與其在許多人的熱鬧中間受着那種冷落，不如自己把自己永遠守

着冷落的地方好，我與其在別人歡樂時我一人嘗着苦味，還不如在孤獨中自己找一點甜味出來。

這種孤獨是不是我願意的呢？那又不是，我本來也和許多人一樣，很羨慕熱鬧，歡樂，羣衆生活的，可是因爲我的性情上，景況上，不得不受別人排擠出來，有時我勉力插入其間，想耽樂一會，熟睡一會，交際一會，可是不久總會叫我不歡，叫我抱怨，叫我憤懣，叫我自悲自嘆，因爲隨處隨地都是些令我不安的刺激繞着我，於是結果總覺得我已經成了一個不同底人，在他們眼皮底下的人，是個羣衆裏面最不幸運的人，是他們拿來取笑，把玩，蔑視的東西，於是我只好悄悄地退了出來。唉！同是一樣的人，竟有一種能在大庭廣衆大會，盛筵中，來往應酬，議論風生的；竟有種是踏在衆人腳底下，拋在角落裏心灰心懶，自弔自悲的；世上的一般不幸的落伍者，窮困潦倒的人，也決不是自己願意的啊！

這就是我的所以在當時總一個人出來的原故。雖然也在那團體之中，而形質上，精神上，早分離得好遠好遠了！他們總是結伴成羣，我却是獨行踽踽，有時遇到幾個同學，也不過

點頭而已。

我在那石頭旁邊把那張畫作成時候，太陽已到了中天，看看我腳底下的影子已成了一團，背皮上也微覺出了一點汗，正是喫飯時候，我收拾好畫具，到城裏去找吃飯的地方。

天哪！那裏曉得又去闖了一場大禍，存下一個洗不掉的羞惡！

我背着那長有尺半寬可八寸的畫箱在大街上走去，乾僵的臉孔又如此之黯淡無光，我自己知道正和賣草頭藥的野郎中先生沒有兩樣，所以很能夠引起路人們的驚奇，當我走過時，有許多本來站在門口的婦女，却鑽了進去，只在門縫裏張望，還有許多捧着水煙袋的先生們作驚奇的注視，還有一般拖着兩行鼻涕的小孩子跟在我後面拍着手大喊，像趕豬，趕羊一樣，他們竟像唱着歌喊道：

「打圖樣！打圖樣！賣給洋鬼子換屎吃！」

啊！打了圖樣只好換屎吃，而且還要碰到洋鬼子，可見在中國當然連屎也沒得吃了！這幾句話雖然是小孩子們開頑笑，倒實在有些道理，實在有點驚心弔膽！在永不長進的中國，

藝術家當然沒有生存的地步，也沒有需用的必要——不要說藝術家，別的也是一樣，在外國十年八年回來的什麼哲學博士，科學博士，還不是只好到那個學校裏去教幾點鐘英文，否則一溜烟鑽進北京，搶一粒亮晶晶的東西往胸口一釘，坐在汽車上混日子——你自以為藝術家，自以為衆醉獨醒，但是別個把你當作洪水猛獸，傷天害理，妖言惑衆，墮落到不可救藥的人看待，你想用一腔熱血去對他們說教，用你的不折不撓的精力去征服他們，但是他們早把你視同蛇蝎，老遠的避開來了，假使你一不小心，到處還有深坑，把你活埋了進去。稍微精明一點的人，稍通人情世故的人，結果也只好去謀一個教員位置，然而你不是當教員的材料呢？教育界的情形又怎樣呢？神聖的教育界！更卑鄙，更醜惡，更無聊，一般留着八字鬚自命爲教育家的人，因爲掣不到薪水，就大罵官僚，政客，大罵軍閥，而他們自己呢，到處鑽營，到處擺酒，到處朋比爲肝，互相傾軋，還不是和官僚，政客，軍閥的卑鄙行爲一樣？你假使憑着你的良心走去，照你自己應該走的路走去，無論你怎樣自信你的藝術怎樣成功，怎樣忠實，這樣也就可以維持生命嗎？吃老祖宗的遺產罷，不免心中不安，憑自己的能力罷，實不

足以覓食啊！那時候，你的藝術也就破產了！危險呀！一條絕路！一條絕路！

我走了一會，却到了一處極其熱鬧的地方，那熱蒸蒸的晌午的空氣中，却有一陣烹調的鮮味撲鼻噴香，原來我的右手正是一座精緻的酒樓，我就跨進了門，從那嵌着磁花的樓梯上一步一步躡上去。

不想我正走到樓梯的中腰，又來了一件使我不願意看的東西！

原來正對着樓梯，放着一面極大的鏡子，我走上去時，我就發見了我這個不堪的樣子。主人家呀！你也太勢利了！你只顧替那般富人濶老用心思，全不體諒我們這般寒士們的自慚形穢的苦惱，假使是一位翩翩少年上來，風姿綽約的少女上來，說不定顧影自憐，徘徊不去呢，然而在我面前這鏡子就成了照妖鏡了！唉！也想不到幾個月功夫竟把我的身子糟到這般地步！哦！難怪婦女們要躲避我呢！難怪小孩子要驅逐我呢！難怪許多人要不齒我呢！我自己對不起自己，自己慚愧起來，又傷心，又羞惡，我怕灰了自己的心，趕緊三腳兩步跳了過去。

這酒樓却也很講究的，地板極乾淨，也和通都大邑的大酒館一樣，一號二號的夾成許多房間，掛着清潔的門帘，有雪亮的痰盂，小巧的盆景，精緻的掛鐘，名人字畫……我就在一個臨街的房子裏坐下。左邊一間房裏正有一個人在那裏唱二黃原板，對門房裏却有兩個老紳士在那裏拚命吐痰。堂官好像知道我是外鄉人似的，掉轉着舌頭上來招呼。

我覺得奔波了幾天，也應該自己酬勞一番了，提起筆來：

「炒魚片，炒腰花，白鷄一碟，花雕一斤。」

痛痛快快吃了一飽，又帶了點酒意，不覺精神煥發起來，我的前額上也有一團蒸氣發散在空間，一聲大喊：

「算賬吶！」

菜單上開着一塊六角七分錢。

阿呀！天哪！當我的手剛伸進衣袋裏時，就由不得我不渾身麻痺起來了。原來前天L君借給我的三塊錢，早變做兩個小銀角很害羞地躲入口袋角落裏。

怎樣辦呢？堂官的眼睛圓睜地對着我，桌面上幾隻光盤子不負責任地躺在那裏，可憐！這時候的我，血液在面孔上奔騰，兩條腿像騰雲一般。半天，半天，才用全力吐出了以下一些話：

「我姓X，上海來的，住在某花園，你們儘可以相信我，放心，否則，請你們那一位，跟我去跑一跑……」

唉！唉！你不說姓名也罷了，總之這種話在現在是不發生效力的，結果只使這酒樓上起了一陣輕蔑的笑聲！

真要命！可恨極了！那種羞恥，那種痛苦，假使你們不是身歷其境，我竟思不出方法來告訴你們，我在那裏動又不好，不動又不好，周圍的空氣是大變了，那些花盆，掛鐘，字畫，都會動了，惡狠狠地罵我：『壞東西！騙子！流氓！下等拆白黨！』我恨不得牆壁上立刻裂開一條縫，鑽了進去，或者地板上開一個口子，讓我逃了罷。

皇天垂憫我！C縣的人到底是忠厚的，我感謝他們把我羞恥了多時，畢竟也放我走了。

於是我像得到皇恩大赦，又是一陣笑聲送我滾下了樓梯，好像無形中有幾十隻拳頭把我打出了店門，到了街上，又看見了幾百隻，幾千隻譏笑我的眼睛。

我吃了這一次自作自受的苦，回去便痛自改悔起來，自己發很教訓自己道：

「你怎麼荒唐到如此地步，還不是要連一百多個同學的面子，學校裏的面子都削光了嗎？論理，有家業的人，也不應該這樣大吃大喝，何況你這個窮得下不得地的窮鬼？改過吧！趕緊改過。你的藝術也還可以，很可以造就得出來的，只要把脾氣改好，將來也不愁無名無利的！」

我這樣想了一番，就想從明天起格外用功，努力去做一個成材的人。

十 耕牛和大手

自從昨天受了那一場氣，發了一場狠，今天居然醒得很早，好像有一個人把我叫醒似的，我拾開眼睛時，見紗牕上還沒有受着陽光，天井裏一聲聲的鵲噪，同學們正在那裏打呼，

原來時間真的早得很呢。

因為昨天的事情還像一塊石頭似的互在我的心裏，我的身背上正如負着一件重大的責任，一醒就跳起床舖，到那口井裏去汲了半桶水，在廻廊的半牆上洗了一個冷水臉。看看滿園葱翠，只有樹頭上蘸着一些金光，其餘的還是宿露未乾。從假山洞裏鑽出一匹黃狗，也像人們一樣，睡眠惺忪，朝我伸了一個懶腰。

從來不起早身的我，今天居然這樣勵精圖治，覺得那朝晨的景像真是新鮮。於是我又起了一點小小的虛榮心，要想趁他們沒有醒的時候跑出去，好等回來的時候使他們驚怪。我攝腳攝手地進去，一聲不響地整理好畫具，又攝腳攝手地出門。

小小一個C縣，幾天功夫，附近地方都被我遊歷到了，較遠的地方又坐不起轎子，究竟到那裏去好呢？我走出門來倒反有了點遲疑，想了一歇，到西門去罷。

走到西門外，一條澄清的闊港正反射映一天朝陽，沿河走去，總是一種極平庸的風景。望望河那邊，卻有幾處村落，幾個烟樹，想了一想，就跑到渡口，蕩過了河。

上了岸，從那一灣的田間小道慢慢地走去，却早到了村口，打一看時，那村落却是茅屋瓦屋夾雜的，也不過十幾家人家，旁邊有幾棵大傘般的老樹，把他們的槎枝橫伸出來，樹根頭一籠柴金藤，較遠處有一座打水的車亭，從樹陰下望出去是一片麥田，田盡頭聳起着幾根遠樹。朝陽雖已經和樹一樣高，但天上浮有薄雲，所以那些東西還仍然是烟籠霧罩的神氣。

我就在那近處坐了下來。

這位大畫家玉趾光臨，驚動了合村老幼：

『來看呀！』小孩子高聲，

『做啥個？』姑娘們議論。

『不要鬧喂！』老太婆用心。

他們在先不敢走近來，離得很遠的在那裏擔心，後來知道我也不是來做什麼壞風水的事的，就圍集擁來。

「畫的什麼東西呀？紅紅綠綠的。」

一個壯男子見我的筆在布上橫拖直掃，委實把他悶壞了。

「這是樹，這是車亭，這是前面李家村上的三棵榭樹……」

小孩子很得意的告訴大家，他的手裏正捧着一隻飯碗，一邊嘴裏正想咬斷那塊肉皮，他的筷時時到畫幅上來指指點點。

忽然從田的那邊，橫過一個牧童，一條耕牛跟在他後面。這是絕好的題材，我連忙把他畫了進去。

這一來，害得那小孩子高興得跳起來，手舞毛竹筷，向那牧童大叫道：

「阿發！你被他畫上去了，還有你那隻老牛……哈哈……」

這時那牧童已經牽着牛走過來了。

這件事我總以為那牧童引以為榮耀的，卻不料那不中抬舉的東西見了畫上的他和他的耕牛，臉孔就掛了下來，搶起我的畫，喊道：

『扯破他，打死他。』

『噢！我奇怪極了！』

『那隻牛被你畫了上去是要死的，連我也有晦氣……哦！哦！哦！』

牧童哭着，要和我拼命。

『不要緊的，這是迷信，假使你畫我，我是不要緊的……』

我沒有法子，只好這樣說。一邊伸出手來要那張畫。然而不中用，你算受過教育的人嗎？你算文明人，這荒村裏不知道這些道理，你的話等於放屁！

這件事又幾乎弄得不得下場，幸而後來來了一位慈祥的長者，勸我把畫上的牧童和耕牛塗沒了，才放我脫身。我來時候一團高興，竟被他們驅逐出來，不想要作畫也是這樣不自由的。

正午的時候我又和昨天一樣到了城裏，肚皮又和昨天一樣餓起來了。但是我竟不敢再到昨天那條街上去走，也不去吃飯，我真的經濟極了。在我的意思，從昨天到今天，是我切

實改過的關頭，是可紀念的一日，必須要受些特別的困苦，所以雖然早上沒有吃東西，這時候雖然餓得出火，還不肯花幾個銅板去買兩片炊餅喫。我故意要製造些困苦出來，好等將來格外不容易忘記。那上午荒村裏的「耕牛問題」在我倒也認為必要的。然而也不過矯揉造作，故意拉些苦痛上身上來，增加自己的好像很可憐的樣子而已，不料那可怕的事真的追逐在我的後面。下午來了一件更凶的事，更使我喪魂失魄的事，我真的做夢也沒有做到！

下午，我忍着飢，熬住一肚皮的飢火，在水城門邊的幾棵垂柳底下，抱着一腔熱烈的自愛心，用全副精神細細的描寫眼前的一些市房，一些橋，一些溪水到畫幅上去。那時候空氣中驟然呈一種擾人的鬱熱，後面城牆上的一片大雲，起初像一張絕大的鷹的翅膀張在那裏，漸漸地升起來，漸漸地分散開來，遮蔽了天空，全空間頓時塞滿了作雨的煩燥氣象。但是我却絕不因此而稍懈一點，還是一息不停地繼續我的功夫。

就在那時候，當我的畫將告成功時，忽腦後來了一聲斷喝：

「吹你畫嗎東西？」

一條黑凜凜的軍裝大漢金剛般地豎在我的身旁。

這可不是牧童可比了！我平時最怕兵，尤其是北兵，我有了上午的一層經驗，立刻明白了這是把前面橋上的兩個兵士畫了進去的原故，竟在這殺人不償命的東西身上闖下禍來了，我渾身收縮得一如浸在醋裏，只好在苦瓜臉上勉強裝出一點笑容：

「不要緊的，玩意兒。」

不料這一句話更惹起那位壯士的大怒。

「告訴你！咱們不用你畫！」

拍的一個巴掌着在我的臉上。我感到那一隻巨手非常之粗毛，自己的臉上起了一陣又熱又辣的震動，我的眼淚就禁不住的流出來了。末了像落湯的雞婆一樣，收了架子逃回去。

那晚上我在被窩裏直哭了一夜，覺得世界上無論那一個人都等著欺負我，我已沒

有容身的一隙了。」

十一 糟坊

我們從C縣回上海時，已是夏始春餘之際。因為時間的關係，那小小的宿舍又分外熱吵起來了。一則，經過了這次旅行，這一學期的學業，自以為告了結束，都放棄了責任心；一則，那時候十來個人的經濟已沒有初來時候豐足，正是青黃不接之時，所以插不進那些電影場遊藝場等等地方去揮霍了，只好墊伏在家裏另外尋些消遣的事。

或者又因為氣候關係，那裏頭又分為兩派：一派是「晝伏夜動」派，一派是「黎明即起」派。前者一派，在日裏頭是絕對沒有聲音的，要等黃昏一到，看見了火光，才興奮起來，各人佔據床頭，津津有味的談笑，消磨那悠悠清夜；後者一派呢，却又像一般成家立業的人一樣任勞耐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書作業；這樣輪流交替，所以那種晝夜不斷的熱鬧，又非從前可比。

老上海L君，平時風頭十足，富有自豪的，這時候也不下樓去了，每天裏也陪着別人躺在鋪上，嘴裏銜了一枝小囁牌香煙，只朝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煙出神，談興也減殺不少。還有那W君，來的時候戴頂皮帽子，穿件大馬褂，紳士一般的，這時候身上掛着一件褪了色的竹布長衫，一根旱煙袋常橫在枕頭旁邊，無異於那裏米行裏的攔客。

L君，W君是我們中間的佼佼者，現在他們已經如此，其餘的也就可想而知，總之，這時候，這些人都窮了，外面看去雖然還和先前差不多，實則外強中乾，骨子裏實在蕭瑟了，我呢，不用說的，我的口袋裏已經摸不出銅板。

朋友雖有通財之誼，可是只借不還，也沒有那種揮金如土之人，我在那山窮水盡時，不讓我不向自己身上刮削，不讓我不去向那些當舖抵押店去說話！於是我就把我的私產一次一次搬運出去，起初是冬天的東西，後來到了秋天的東西，再用到夏天的東西，起初是棉袍，夾袍之類，後來被鋪也慢慢的送出去了。

起頭這些事還是托那個茶房來大替我做的，後來我覺得在他面前也有些不好意思。

起來，我只好自己去做。

唉！那是何等使我喪失志氣的事呢！我每一次捲了一包東西出門，終是慚愧，又痛心，覺得那無異於變賣祖宗的田產，和平日的志向大不相同，又明知變賣自己的東西是正大光明的，却總以爲是一件沒臉見人的醜事，所以我總是賊一樣的，老鼠一樣的，怯怯弱弱，從少有行人的冷街僻巷中走過去。等到進了那雄偉的石庫門，到了高大的櫃台前，又在那冷然不可犯的朝奉的面孔前，在那種輕視我，脅迫我的神色當中，接了那一張使我心神不安的票子和錢後，我又怯怯弱弱的退出來的時候，我的心就酸了，眼眶裏就發燒了。

但是那種情形也不過是開頭的事，等到做過幾次之後，我也就習慣了，也就麻木了。幾個禮拜下去，那附近的當舖押店已被我走得很熟，我猜想他們一定認識了我，我居然也會夾在衆人中間高聲論價，居然也會在那櫃台前走動自如，甚至至於起初打算要取贖的主意也打消了，票子也可以出賣了。

我那種的光景，那種得來的錢，送到那裏去呢？你們如果願意替我可惜，願意憐憫我，願

意看看一種特別的情景，就請你到一個地方來罷。

在中國地界，黃家關路的盡頭，陸家浜的中腰，一條被工廠裏排泄出來的靛青水淤塞着的小河靠近，那裏立着無其數的矮小的，像火燒過後的房子，又有幾處濫污泥，積水，狗糞充滿着的空場，還堆着無其數的破布，爛稻草，垃圾，還堆着無其數的糞車垃圾馬車，那地方無論你天晴，落雨，黃昏，清早走過去，總有一種不鹹不酸的怪氣觸鼻，但是那穢濁瀰漫中，一樣有無數的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在那裏活潑潑地做工夫，過日子，不過這些人的面孔總是灰撲撲的，衣服總是黑沉沉的，拖一條掛一塊的，舉動言語也有些鬼氣逼人，那就所謂是貧民窟了。

那裏開設着一座糟坊，白日中裏面陰氣森森，日光不到，伙計們用幾張抬子拼起來睡覺，晚上八九點鐘光景，就開了市，在那如同蒙着一層薄紗似的燈光底下，來了許多戴破毡帽的下等階級人，各人面前放着一只酒杯，攔起着青筋虬結的腿吃酒，稍微像樣的人是從來看不見的，不想近來來了一位穿長衫的少年，這獨一無二的主顧，引起了全場人的注

意。

一定的，每天黃昏將近，暮色朦朧中，他就出現了。先到一月雜貨店裏買一包花生米，就到了那糟坊門口。他總是先朝那扇招牌看了一眼，其次就跨了進去，然後在堆得很高的許多紹興酒罈裏面揀一個位置坐下來。看他好像怕被別人看見似的，又像心裏面不知道裝了多少的不可告人的隱痛，眼光極其呆滯，面色陰鬱，黯然無光地一個人守着一張枱子。

伙計看見他一來，也不用說的，總是一碟藥芹菜，兩片五香茶乾，一筒燒酒送上去，有時候額外再有一盤豬耳朵，就讓他悄悄地自斟自酌，等到那杯子裏的酒，碟子裏的菜告了終結，那時候他的眼光稍微活動起來了，面孔上也湧出了一絲血色，脣角邊似乎微露一點笑意，兩個拳頭朝枱心裏一擱，才抬着頭做夢似地朝四面張望起來，像尋覓什麼東西似的，末了摸出銅板放在檯上，就立起來走了。

那個先生天天如此，彷彿編定的功課，也從來沒有一個全伴，也從來不說一句話，在那裏總要延長一點鐘的時間，總是從夜霧裏現了出來，又從夜霧沒了進去。

那個少年就是我，我自從覺到了那個地方，在我意志消沈的時候，貧苦無告的時候，那地方竟是唯一的收容我的地方，我那時候的生命，好像完全爲了那個地方而存在的。每到夜霧四起，我的腿就把我抬到那裏去了。我就送了一點多鐘的光陰給他，一天的希望也在那裏，一天的安慰也在那裏，一天的愁悶也向那裏傾注了！

我把那糟坊變做我理想中的和世界隔絕的荒島，那些貧苦的勞動者，我把他們當原始的野蠻人，我就好像被現在的世界趕了出來，到了那個文明絕跡的荒島上，聽聽他們的蠻歌，看看他們的自然的舞蹈，我也和他們落爲一體了！

只有那地方的空氣是和我的生活調和的！只有那地方的人物才和我的命運不生軒輊！神聖的勞動者！純潔的貧民！你是我的良伴，你是我的弟兄！還有那可愛的小伙計們，那樸實而活潑，而天真，而微笑的臉，隨我到那裏去，化了多少錢也找不到，買不到的！別的地方都在厭棄我，威脅我，只有你們肯張開臂膊和我親近！我在別的地方徒遭白眼，你們倒給我許多同情啊！啊！那麼真誠的？那麼可愛的？不必要你們說話，我已經沾到了你們的恩澤了！

我自從覓到了這個地方，我的思想上也起了變化。在從前，我也想享受榮華富貴，也想求一點名，博一點利，也存着一個重興家業的志向；現在呢，却抱了無可不可，得過且過的主意，並且以為世界上的爭爭擾擾，都不足以當我一盼的。我想：我已經是一個最弱最弱的弱者，我已經無從拏什麼東西去和人家對抗，我真的只如大海洋中的一點泡沫，不久就會沒有的，隨他隨波逐浪去飄流了罷。刺激也萬萬免不了的，然而我受慣了，又有什麼方法來抵抗呢？只好漠然，淡然，輕輕地放過去了罷。如果要認真去證實他而圖自勉而報復，又何苦自尋煩惱呢！所以當時若有一個人來勸我，我就這樣說道：

「感謝你！你要勸我做一點正當的事嗎？不錯，已經有許多精明強幹的人對我說過了，我自己也向自己說過多遍了。但是我，叫我從那裏做呢？所有正當的事都被別人做了呀！唉！朋友！我懷疑着，什麼是正當的事業呢？啊啊！那些英雄，豪傑，建樹特出而偉大驚人的人，莫不是在九泉之下流淚痛哭？我自己覺得我是宇宙的間之一點青燐，頃刻就會消滅了，我只好在一旁邊看你們，只好替你們祝福！」

我當時的思想是如此，我的生活是如此，我的光陰是這樣消磨過去。

十二 黃浦江的送別

現在請你們跨幾步，把那時間快些過去，再來看看兩個月以後的我的情形，總之在那兩個月中，我總是天天在那糟坊裏就是了。

那時候學校裏已經放了假，我的一張既不能當飯吃，又不能當衣穿，更不能當廣告貼，當招牌挂的畢業文憑，已經搶到了手。我知道我若把牠寄回去，到了那一般望我成家立業的老前輩的前面，他們一定要把老光眼鏡架起來，迷齊了眼睛來讀上面的字，在那東西上面就決定了我的光榮的前程，那種歡喜就好像前清時候把兒子送進了致場，又接了報條一樣；但是在我却不能在他身上得一點安慰，當我從大禮堂和許多同學行了畢業式，聽了許多教師的訓詞，祝詞出來時，我兩隻手捧了那東西，祇有一副哭不出，笑不出的神氣。

那小小宿舍裏，半年來翻江攪海，吵得六神不安的事業，也就要告一大結束，一個一個

安排回去，一擔一擔行李挑出去，房子一天一天變得寬空起來，看着半年來甘苦同嘗的朋友，竟忍心把我拋下，各奔前程去了。

六月初頭的一天，S君也要回去了，我化了五角錢在五馬路一個小酒店裏替他餞行，黃昏時候，幾輛黃包車把我和S君和他的行李拉到了北火車站，我裝着一肚皮情別的戀情陪他在長椅子上枯然坐了一會，一聲無情的氣笛，那十一點二十分的夜班車，就把他拖了去。那宿舍裏就剩下我和L君兩個人。

於此我更須補說一件事，就是我和L君兩個人中間，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發生了很密切的感情，那種感情竟不是普通的友情，也不是所謂共患難共甘苦的交情，竟是一種莫明其妙的熱情，常使我的心像漫在溫水裏面似的，像受着一種柔和的保護似的，我覺得我不能夠一刻離開他。

這道理本不足奇，因為當時那些富人，闊客，凡是祇要比我充裕的人，在我的心目中就成了仇敵，要想吃我的惡魔，而L君却是我們中間最富饒的人，却又對於我這個最窮酸的

人存下一片慈悲的同情心，看重我，低下頭來肯和我談知心的話，我怎的不應該感激到羞分呢？怎的不應該把他當親人看待呢？所以每當背着人的時候，我看到他的對於我的那一片至誠，不由得我一邊感激，一邊私自慶幸，一邊又存下一個報答的志願。

而結果他也竟要回去了……這是何等悲傷呀……在先說的，他是我們那小團體裏面的大資本人家，所以這一次回鄉的舉動，更是比衆不同，早幾天，就從家裏匯來了幾百塊錢，他把行李整頓了一下，外面去忙了幾天，結束賬目似的，又請了幾次客，最後還要去購買一大批東西。

這件事他當然和我一起選擇的，因為承他的情，佩服我有些小見識。我跟他後面，從這條路走到那條路，從小店走到大店，竟見了一見世面，也接觸一下富人用的東西，並且有替他支配替他決斷的能力。可是我終究是眼界太淺，到底是寒微之相，我總覺得他太奢華了，總有點替他可惜，又有一些極浮薄的嫉妬，他在那裏貪心不足的挑選貨物時，我總在旁邊說道：『好了，够了，』這是何等卑怯，何等小量氣呀！慚愧死了！然而王君終是大搖大同

的極宏亮的聲音，毫不計較的態度，打開皮包來，把鈔票丟出去，然後，開了地址，叫他們用運貨車送去。

末了一天的晚上，L君的兩個同鄉，和L君一樣的漂亮青年，貴公子，來接他上船，L君去租了一輛大汽車，把行李和人，全體運到碼頭上去。

我因為要送他上船，也上了汽車，坐在他的旁邊，那迎面的風，屁股底下有彈性的軟墊，真舒服，實在是我生平的新創見，還有那一副驚人的威風，叫我的虛榮心滿足得像喫醉了
一般。

到了船上，他的哥哥，他的弟弟正在等着他。於是在那艙裏，雪亮的燈光底下，颼颼作響的電風扇旁邊，開了幾瓶汽水，大家談起凡是在旅行之前總免不了要計較，準備的話。趁那時候，L君却把我介紹給他們，說我的人品怎樣好，學識怎樣好，同他的感情怎樣好，他們却也並不鄙薄我，很注意的把眼光射着我，很誠懇的和我點頭，但是我却是受不得，在那種種的比較上，我只有慚懼，怯弱，我只好拘拘束束立在不大明亮的地方，心裏懊悔不應該送L

君來的，只希望能夠把L君拉出去，到外面去走一會。

L君早已看出了我那一種神情，他時時含着微笑，暗示我不要着急，過了一會，拉着我的手到船舷上去。

我們來到船舷上，船舷上比艙裏涼爽了許多，江面上正蒙着一層夜霧，繁星佈滿天空，幾陣風把水括起來，在船底邊潑潑地響，正是夏天黃浦江上的情味。我和L君扶着鐵欄桿，去吸受一些夜晚的清氣，想作一次最後的話別。

我知道輪船不到一點鐘就要開了，平時藏在我胸中的千言萬語說不盡的話，正要趁這最後一點鐘中間把牠吐出來，但是不知道什麼道理，在那掛在船棚上的一盞綠澄澄的燈光底下，我看看L君的臉面的側面，反而一句也說不出來。L君方面呢，看他是在望着隔江的燈火，但我敢相信他是在竭力想找些話來對我說，正和我一樣的情形。這樣的兩面默默無語的神情中，那船底下響着的水浪聲，機杼裏綠綠的喘氣聲，從較遠處送過來的幾聲鍊條聲，逼得我胸中起了無限的幽怨。

到後來，L君忽然握住了我的手，眼光定了一定，忽然取一把鈔票塞在我的衣袋裏，過了一會，又攀着我的肩膀，說道：『多寫信啊！』除此以外，就不說下去了。我呢，我的頭已經低了下去，貼在他的心口上，因為我的面孔上已經掛滿着眼淚了。

船頂上一聲汽笛，L君就把我送下了船。我站在碼頭上，望着那桅桿上的一盞標燈漸漸地遠出去，漸漸地小到看不見，頓時像失了一個做我依傍的人，覺得孤苦伶仃到了萬分，傷心得像嬌愛的兒童，掛着兩行眼淚，朝寂靜的黃浦江望了一會，才慢慢的走回去。

走到宿舍裏，忽然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我一面走上樓梯去時，我的腳步聲竟在天花板上發出空洞的反響，懸在中間的一盞燈，也黯淡得駭人，完全像到了一處從來未到的新地方，我朝四邊望一望，那可怖的沈寂把我的心一把抓得緊緊的，我的頭搖了幾搖，眼睛翹起，抱着一團亂頭髮倒在我的床上。

啊！L君！L君！……

啊！都回去了，都回去了，茶房來大也回去了，我也要回去，我也要回去，他們都到了和

陸的家庭裏，都見了父親母親兄弟姊妹……我的母親，妹妹也正在那裏望我回去哩，她們的眼睛裏一定含着眼淚，我是應該回去的……

但是我怎樣回去呢？我的家鄉容得下這樣一個浪子嗎？我怎樣好把舊網籃，舊箱子帶回去呢？即使我的母親，妹妹，能夠原諒我，那些老前輩，社會上的人，也容不下我的，那可怕的眼睛，那可怕的冷言冷語……

我於是又想起了當初從家出來時的情形，那時候的志願，那時的計畫到那裏去了？我又像從一場夢裏醒過來，用手摸摸口袋裏的工君給我的鈔票，我就在床上嗚咽起來……

十三 房東房客的團結力

最後剩下來的的一位朋友，就是那一所房子。從這一頭望到那一頭，竟是寥廓得很，只有些破舊的床架子橫七豎八堆在那裏。猶之是一所封鎖已久的老屋，再不能使人相信這裏頭也住過人，也經過一番熱鬧的，蜘蛛也出現了，守宮也有了，老鼠也出來散步了，我就管理

了這個荒涼的所在。白天，我躺在床上，定着眼睛望見窗外碧藍的天，一團一團大白雲飛過去，到夜晚，就是一盞孤燈，把我一個伶仃的瘦影照在牆壁上。每當黃昏將近，燈火還沒有上的時候，我總立在牕子口頭，望着那天邊暮靄，漸漸地垂下來的時候，聽了附近一個禮拜堂裏的幽幽鐘聲，一家剃頭鋪子裏的胡琴聲音，我的心裏就來了一片悽愴，眼眶裏就吊下兩條眼淚來。

要想好好的睡一晚，也是做不到的事，第一是蚊子，第二是臭蟲，這兩樣東西因為十來個人都走了，向我一個人身上來尋食料，上半夜的蚊子如一陣風把麥苗吹到我的身上，後半夜的臭蟲更可怕，我每感到背上，頭頂裏，腿灣裏有了一陣熱氣，跳起來把簾揭開看，啊！可憎的東西，他們的壯皮已經成了鼓，成羣結隊地像幾捧大粒子芝麻，我看了渾身起了鷄皮皺，渾身打戰……

不過這些總是無知的東西，我還原諒他們，最可恨那欺人的事情正接一接二的在後面。

最可惡的是房東，半年來積在他心裏的對於我們的懷恨，見我一個人勢力孤單了，就在我身上翻本。聲音也變了，眼睛也兇惡起來了，白天無事也要走上樓來，看看地板牆壁被我毀傷了沒有，晚上竟禁止我出入之權，老早把門關上，滅黑電燈。我每次早晨下樓去打水，總要經過他們的廚房，房東奶奶總坐在那裏把嚴厲的眼光釘到我身上來，我從我的眼角上發覺了這種令我氣餒的威風，只好低下了頭走上樓去，從此逢到要想出去散步，總先要探一探廚房裏的動靜。

過了好多天，忽然房東又領着四個貴公子上來，在房裏看了一回，我聽聽他們說話，知道他們來住這個房子的，果然隔了一天，就把簇新的行李搬了上來，叫木匠裝起板壁來，掛起鏡子來，拿出極精緻的茶壺茶杯來，吊起玻璃紗的帳子來，我的一張單單豎起四根柱子的床，就越發顯得可笑的樣子，被隔在外邊。

他們初來時，我很想在他們身上破除我的寂寞，所以我先獻我的殷勤，介紹他們和我
一起包飯，借水壺給他打水，告訴他們買各種東西的地方，又做人情把那些剩下來的床架

子，椅子給他們用，然而我的功勞却沒有用。從我床上的一條爛毯子，一片爛蓆就決定了我與他們相殊的階級。我和他們第一次通姓名時，他們問我姓什麼？我就恭恭敬敬回了一聲『敝姓王』，但是他們問我的時候，卻是互相指着說『朱，王，李，張』並且起了一陣狂笑，好像笑我不懂禮節的樣子。第二天全喫飯的時候，其中有一位姓李的不知道像受了那個的氣，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丟了飯碗就到裏邊去。從此他們就不和我一處喫飯，沒有事總在隔壁低低議論，掩着口笑，供給他們材料的，當然是我了。

他們雖然住在隔壁，進出仍要從我的房裏經過，我的房門就成了他們的總門。有一次晚上我回來遲了一點，他們早把我的門關了起來，憑我怎樣的敲着，裏面終沒有一點聲息——可憐啊，你們應該知道我是不敢用力敲門的——我只好露台上過了一夜。但是他們回來的時候卻不用敲門，總一脚踢了進來，帶着一片『豬一樣的東西』的罵聲到裏面去。

在這種種上我就知道這地方已經容不下我了，我終日盤算着另外去找一個存身之

處，但是竟不要我自己說出來，第二天早晨起來，已經不見了打水的鉛鐵筒子，房東鼓着眼睛跑到我的面前說道：

『下次請你不要把水筒放在樓上，漏得我們樓下一桌子的水。』

房東奶奶又抱着小孩子走上來說：

『我們這房子已經租給別個了，請你今天就搬起走。』

阿呀！我的鉛筒何嘗漏過水，我又爲什麼不能住你的房子，不過你們這半年來結在肚中的惡氣，一朝在我身上報復罷了！

於是我索性把那床架子，舊網籃，舊箱子一類東西，全送進了舊貨店，換了幾塊錢，還了他們的房租賬，跟隨我十幾年的老伙伴——箱子，網籃……不能不和牠們分離，光剩下我一個瘦弱身體，再和這收藏我半年的宿舍告了別，我走出來時，對着那些牕戶，牆壁，樓梯，自來水管子……着實很傷心的望了一回，洒了幾點窮途之淚。

我真是無處安身了，回家罷，當然不能，況且已沒有回家的旅費，剩在身邊的一點錢，要

做每日充饑的用度的；到朋友那裏去借住吧，這種可以收留我的朋友本來就不容易尋得出來的，況且我現在這種情形，更胆怯怯的難得向人去開口，我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那時節已經是五月底六月初頭，頂上的天空碧藍而深鬱，太陽炎炎如火的炙着人的肌膚，馬路上早掛滿了冰淇淋，汽水的旗，各種東西都亮晶晶地互放眩人的光彩，碌亂的市場中，空氣越發煩燥而令人頭腦發漲。我整整的拖着兩條腿在太陽的下面走了一天，看看西天湧起了一層紅霞，看着那紅霞漸漸的暗了下去，看着街市上的萬盞燈火輝耀走來，又看着各店家零零落落把板門豎起來，我的心隨着那時間一刻一刻的着急，背皮和眼睛也隨着那時間一刻一刻的受疲勞的壓迫，看看馬路上的人已稀少，祇剩得幾家炒麪店，小粥店裏的電燈在那裏寂寞地發光，我卻還在一條最空闊的愛多亞馬路上恍惚地走着。

馬路中心一列戴白帽子的路燈，發射出來的白光界限內，照出來的祇有些三個兩個從遊戲場，菜館裏散出來的憧憧黑影，帶着含含糊糊的話語聲音，難得穿過一輛黃包車，車中坐客也早已垂下了頭，黃浦江中不時起了一陣氣笛聲，造遠地在水面上發尖朗的反響。

我睜起急於要垂下來的眼皮向周圍搜索，看見弄堂門口躺滿着最下級的工人，又有些橫在大洋行的石條牕檻上，比較好一點的，用一條簾子或板門放在走道上睡着，腰邊擱起一把芭蕉扇，他們安息的打呼聲，催着我的眼皮和眼睛，幾次三番要叫我插身到他們隊裏去。我做了好幾次勢頭，終於沒有把身體橫下去，到後來却想到一個可以暫時過一晚的地方，我再慢慢地走向霞飛路一帶走去。原來在那附近我有一處熟識的所在，是一個什麼研究會，我平時到過那裏幾次，我想找一點法子進去，在他們的涼台上歇一晚。

那是一所西洋式的住宅，一幢小小建築外面圍着一匝矮牆，我走到那裏，先聽一聽裏面的聲息，然後一隻臂膊伸進鐵門去，想拔開裏面的門門，不料第一步就令我灰心，我的手伸進去就觸到一把大鐵鎖，只好再作第二步計較。

這是有一點危險的，我知稍一不留神，就可以把我拖進巡捕房裏去，所以我暫時緩一緩氣，在那裏做着正式叫門的神氣，再向四面看了一歇，兩隻手用力攀着牆上的葛羅，拚命的爬了過去，輕輕地用脚尖點着地，喘了一喘氣，攝腳攝手摸上樓梯去。

我知道夏天睡覺的人最驚醒，我祇要觸動一下東西，一聲響，那般安眠着的朋友不難把電燈亮起來，因此我一路摸過去，連氣也不敢喘，聽見他們一聲夢中咳嗽，我就立時攝伏着，慢慢地摸到那涼台上，本來倦極了的身體，起了一陣虛火，倒不知不覺清醒得多了。

雖然到了這個較為安全的地方，雖然把他們吃飯的桌子做成了我的眠床，其實到底要心驚胆戰的，我到底始終沒有闔上眼，忍不住着渾身釘吮的蚊蟲，担心着後面芭蕉扇拍着的聲浪，一時坐起來，一時倒下去，皮膚都起了麻木的感覺，舌頭也發毛起來，倦眼婆娑，望見樓下在晚風中擺動着的一棵觀音柳，陪着那一個沒有關好的自來水龍頭，滴滴瀝瀝一直響到天亮。

從此以後，我的度日的方法，就是這樣子，一天一天帶着一身熱汗在馬路踱着，焦灼到不堪時，那豎在路旁亭子中間預備給車夫解渴的茶水，我也去喝幾碗，到黃昏時，找一個小粥店去吃了兩碗粥，再打算怎樣度過那遙迢長夜的法子。我明白那研究會裏的涼台上終不是我的藏匿處，記得那天送王君上船時，黃浦江邊的浮碼頭上，很有些苦工輪在那長橋

子上，故此我以後過夜的地方決然定在那裏。我當我的腿已灣不過來，眼睛已看不清東西時，我就一步挨一步的到那浮碼頭上去。我到那裏時，那般先來的朋友總早已佔住較優的位子，一片昏黃如霧的燈光下面，看出這般赤身露體的人，蒙着一臉油光，皺着眉頭在那裏尋他們的好夢，肋骨一縮一張地穩健地呼吸着，我總在心裏悄悄地祝告道，「親愛的朋友們，願你們身體常常康健，讓一個位子給我。」然後一交倒在他們的腳跟頭。等清早江面上的汽笛喊起來，我就爬起來走到側邊一個自來水管子前面，捧一把水洗一個臉，再開始去度第二天。

至於在馬路上的情狀呢，唉！我也不好意思向你們說的，請你們自己來體量罷，你若也在馬路上走，就可以發見如此一個人：一個披着一頭衰草而不帶帽子的人，身上掛着一件黑得不能再黑，皺得不能再皺而沒有領子的竹布長衫——夏天那個穿竹布長衫呢，況且這竹布長衫上已沾滿了各處特有的物料，浮碼頭上的煤灰也有，粥店裏面的油垢也有，蚊子的血跡也有，茶水自來水汗水的斑漬也有——下身就穿着一條花布短褲，露出的一

截脚已被太陽曬得焦黃了，這個人在烈日下面走來走去，有時在戲館門口看戲牌，有時站在商店門口，扶着銅欄杆注目裏面陳列的物品，裏面却是不敢進去的，因為那些店裏總愛把細巧的玻璃器磁器堆得極高，他生怕一不留心又去闖了禍，假若別人靠到他身時，他便胆怯的避了開來。在爭奇鬥富的熱鬧市場中，夾着這個怪物，這個處處虛心，鬼頭鬼腦的人，我知道發覺他在他們的身邊走過時，一定要互相警告說：「扒手來了，小痞三來了」的。

十四 王公園

這種日子非止一天，一個禮拜之後，我却更得了一個新鮮地方。

有一天和平時一樣晚上十二點鐘光景，我正繞着盧家灣一帶的清寂的馬路走，經過一處却是特別樹木陰鬱，並有一個路標插在那裏，我知道這裏是外國人經營的王公園，白天不準華人進去的，那一塊牌子就是寫著這些規則，但是到了深夜，我就知道那些規則未免要失去些效力，我看看四週，遠遠地一個巡捕正抱着一根警棍靠在標燈柱子上，一時

我的好奇心和一種意外的歡喜湧上了我的心，我連忙從籬笆上跨了過去。

我借着星光打一看時，隱隱地望見各處叢林隔道，亭閣聳然，中央有一片廣大的纖草綿綿的草坪，遠處還有一條迂曲的小溪反射出銀白的顏色，我知道這裏面範圍不小，那般住洋房子的外國人在這清幽的公園裏也享盡了清福，不料我趁此夜深人靜，也嘗一嘗這種滋味，於是我一個人在各處走動起來，花壇旁邊去站一歇，草地上去倒一會，再去河邊上徘徊一忽，往假山底下去聽聽泉水，放在路旁的椅子也去坐一坐，等我的游興將盡，才拉一條椅子到可以蔽身的地方，做成了我的床鋪。

無庸說的，這地方比黃浦灘上強多了，雖然那稠密濃重的樹叢中間有白天的鬱熱悶在裏頭，可是從樹枝槎枒裏望悠悠不盡的蒼穹，又有一聲兩聲宿鳥的鳴聲，上上下下飛舞着的螢火，都能夠把我的精神按捺下去，我的眼皮就安安靜靜地垂下來了。

可是正當我睡意方濃的時候，我的右腿上猛來了一下很重的打擊，我睜開眼，只見一個面部上突出一個鷹嘴鼻，嘴唇上留着兩撇威嚴鬍鬚，身上穿那青色制服的法國人立在

我傍邊，在那時候我早已明白他是這園裏的園長，這個莊嚴的園長，右手挺着一根手杖，左手拈着鬍子，鼻頭氣得通紅的朝我囁囁咕咕說法國話。

這也無庸說的，我自然沒有什麼話和他說，不等他第二次手杖舉起，我連忙用手抱着頭逃了出來。

然而他那一下手杖仍然沒有制伏我，我知道那不過是偶然的事，覺到這個地方不是容易的，黃浦灘無論如何不去的了，我還是依然到十二點鐘時溜了進去，橫身在一叢羅漢松的中間，只要留心着樹上的毛虫，草裏的蛇類，和這個令人生畏的法國園長，等那園角上的雞聲叫起來，樹葉漸漸地帶着淡青色的時候，就裏了一身露水溜去了。

從上面一路看下來，難道我就是這般過去了嗎？不然的，那生活問題，沒有一刻不追隨在我的後面！沒有一刻不想到家裏的爲我操心的媽媽，盼我回去的妹妹，她們一定含着眼淚等我的消息，我不能不暗暗祝禱上蒼，快些給我一絲運命！我天天到學校裏的插信架子前面去盼望消息。

果然有次被我盼到了，我在那裏找了一會，在三四封信疊着的裏面，發覺了我的姓，抽出來一看，是揚州第八中學一位老同學黃君寄來的，我連忙拆開，信這樣寫着：

「敵校圖書教員沈君，因故回籍，下學期此科尙乏其人，吾兄近來行止若何？如願來揚，我當極力推薦，諒無不成，致功課方面，每週十五小時，薪金則與各省立學校同等計算

……」

哈哈！這個消息真是天外飛來，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在這個消息未來之前，時時盼望着我的命運，這命運來了，我却反而不相信起來，我把那封信看了又看，讀了又讀，抖抖擻擻地把牠插進口袋，生恐遺失了一般，心也跳起來，腿也酥起來，害得我整整發狂似的過一天，盼到晚上，先去買了一包上等的香煙，吸了兩枝，背叉着手在馬路踱步起來，末後又到小酒館裏去喝了一點酒，決定明天先去借一筆款子，先寫一封信到家裏去，告訴我的母親和妹妹，使她們知道我到了怎樣好的一步運氣。

那晚上竟沒有到下公園去，也沒有吃粥，從酒店出來，就混進了大世界，在許多人的肩

胖下面鑽來鑽去，玲瓏得如獼猴一般。共和廳的廊下也去站一歇，打詩謎的地方也去看一會，電影場上也去佔一個位置，堂官送手巾來，也就爽快接過來，翻人朝我看一眼，我暗暗很生氣的說道：「你看不起我嗎？好！明天再給你看罷！」直到大世界快要關門，我還不感到一些兒疲乏。

到明天，就到各處去借錢，果然的！時來運到，更非往昔可比。摸摸胸口那封信，我的聲音不知不覺響亮得多，措辭也美妙了，別人自然也信伏我，居然一天功夫，竟籌到了四十塊錢，就去買了套合身的衣服和一頂帽子，先去洗了一個澡，再賣些床上用的東西，又賣了一個提篋提在手裏，喊一輛車把我拖到一位同鄉家裏去。

看呀！流氓又演起活劇來了。

他到了那同鄉門口，着力在門鈴上捺了一下，那扇門一開，他就叫車夫先把提篋提進去，然後當着那個開門的老媽子的面前，很豪放地發付了車錢，再叫那老媽子進去通報，自己放重脚步走到廳堂上大聲咳嗽起來，連連用洪大的聲調喊着那同鄉的名字，一邊朝着

衣鏡整一整衣襟，從從容容地坐下一旁的紅木交椅上去，接過娘姨手裏的茶，向四面張望，懸在壁上的字畫。

那同鄉知道來了這位同鄉，看見這同鄉的手還有簇新的皮篋，一時也如臉上有了光榮，一連叫女僕打水給客人洗臉，請客人脫衣服下來吹吹汗氣，再遞香煙過來，一邊喊妻子兒女出來相見，一時那廳堂上裝滿了熱睦的空氣。

「聽說老兄一向在圖畫美術專修科，快要畢業了吧，現在已經交了大暑，貴校那邊怕已放了暑假了？」

「已經畢業了，學校裏暑假已經放了好久，不過我這次是從家裏出來，因為還有些零碎事情。」

「聽說貴校那邊收費收得很重，老兄在那裏一年要用多少錢，幾年才得畢業？」

「一年差不多要用四百塊錢的樣子，不過我是住在外面的，然而至少也要三百多塊錢，這樣三年過來，去了一千多塊錢了。」

「真是現在上學也上不起，你們書香人家，才肯這樣栽培，我們做生意的人，更不必談起……那邊校長是不是姓尤，聽說那學校是私立的，他一手創辦走來，真可算得熱心教育的了，大概他家裏是很有錢的。」

「實在他也是出身窮，不過有些手腕，幾年下來，才掙到現在一個場面，雖然在學生身上刮削，也費了許多苦心，現在他年紀不過二十多歲，看起來已經像四十幾歲了。」

「貴校那邊的教員，自然都是上海名畫家，做美術家真有趣，那些美女畫，真是活活脫脫一模一樣的，還有那種畫在布上的，紅紅綠綠高高低低的不知道叫做什麼畫，用在什麼地方的？」

「那是油畫……」

「老兄這次畢業，自然歸學校裏派到什麼公司裏去的了……」

「不是的，這次揚州來了一封信，要我那邊去當教員。」

「自然，自然，老兄是最有根基的，自然畫些人物花草一定格外出色，前天看見桂生兄

手裏一把扇，上面一枝梅樁，就是老兄大筆，出色極了！改天我去賣一把扇子來，還要請老兄大筆一揮呢。」

「……………」

「……………」

兩下談着的時候，他坐在紅木靠椅上，蹺起一隻腿，在那裏得意地搖動，一重喜氣洋溢於他的眉宇之間，到後來更有興頭，把同鄉的小孩子抱起來，要叫他們叫他「叔叔」，又摸出銅板來給他們賣糖吃，這正合着做客人的身分，不由那同鄉不上他的當，恭恭敬敬和他周旋，晚來還特地備了些酒菜替他送行，他吃了酒，越發揚眉吐氣，在他們閣家面前演說他將來的志願，他們把他看得如同官場中上任出差一般地威風，特地把廂房間裏的床讓給他睡覺。

啊！好久沒有床鋪睡覺的人，才知道這床鋪的好處，他把門關上，熄滅了電燈，一個人靜靜的躺在滑溜溜的蓆子上，對着灑在穗子外面院子一角上的幾點星光，默默地去設想那

以後的舒服日子，去支配那未來的薪水，幾份寄到家裏去，幾份自己用，多少錢吃煙，多少錢吃酒……

他住在那同鄉家裏還不足，還要到外面去招搖，穿着那套新衣服，眩耀似的四路裏走，碰到認得的人，就立定下來找些話談談，又極喜歡把話引到自己的事情上去，等別人頌揚他，羨慕他的時候，他又故意不經意地皺着眉心表示那種出於不得已，本來不願意去的表情，然後再問他們知不知道揚州風土如何？人情如何？致於別人方面愛聽不愛聽，他毫不顧到的，從來不肯多說話的他，舌頭也變得靈活了，語句也清圓了，只等揚州的聘書一到，就先回家去叙一叙天倫之樂，可就動身。

但是流氓呀！你再不想想，流氓到底是流氓，決沒有這樣好的命運來看顧你的，現在的種種做作，徒然造成我後來的難堪，等我接到第二次來信，我才知道當初無須這樣興高彩烈的！

有一次晚上我接到那封久盼不到以為牠是裝着聘書的信，就打破了我一切的計畫，

斷送了我的前程，看到「敝校校長極欽佩老兄，但前任教員沈君已於日內來校，故前議當不成問題，以後再有機會，弟定當爲兄留意……」一節，再無勇氣看下去，腦後嚶的一聲，神經立時錯亂起來，把那封信捏成一團，擲到牆角裏去。

啊啊！明明是不成了，還有什麼留意不留意，何必多此一舉呢？何必憑空又欠幾十塊錢債呢？啊啊！我經過這一番努力，嘗了這許多痛苦，祇落得這樣一個下場，我的命運可以由此決定了！啊啊！家裏接到我前一次的信，是怎樣的欣喜，怎樣的在我身上生出許多希望，現在又怎能把這個消息告訴她們！啊啊！我一個人已經過不下去，何況我還有母親，還有妹妹！

我想起了母親的，妹妹的悲涼的眼睛，想起了家裏風傷雨蝕的老屋，荊榛蔓草的後園，……想到橫在這旁的餓餓，拋在森林裏的白骨……我完全失去知覺，只讓路上一陣捲起的黃沙，把我吹得悠悠蕩蕩地，像幽魂一樣送我到下公園去。

在那星光灼耀的天蓋底下，我一交撲倒在一條石凳子上，兩手抱着頭仔細想想我過去的歷史，低聲哭泣起來，全身癱瘓似的沒有一點力氣，模模糊糊的抬頭望望鬱鬱的上蒼，

四北角上一簇北斗星默默地向我閃眼，樹頭上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了一隻貓頭鷹，也幽幽的叫起來。我忽然受了一種誘惑，睜大了眼睛看見近旁一棵伸着手臂的梧桐樹，就把腰帶解下來。